

立人诗歌读本

- 一、热爱生命
- 二、爱情之花
- 三、自由与正义
- 四、存在与永恒

目录

前 言	7
一、热爱生命	11
爱，先于生命	11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11
歌	12
生命赞	13
生命	14
无题	14
牧歌	15
礼物	15
感觉	15
秋天	16
十月	16
香薄荷	17
在草地上	17
森林	18
无题	18
世间的流浪者	18
感谢您，上苍	19
汗	20
和平咏	21
孤独	22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22
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	23
小小的手	23
忧伤与漂泊	23
一个安静的夜晚，自从.....	24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24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25
美好的世界	25
美好的日子	26
七月的孩子	26
沉重的时刻	26

沉睡的人们	27
人啊，你要注意听！	28
泪水	28
沉默	29
街	30
蜕变	30
我体内的魔鬼	31
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	32
纽约地下铁	33
北 站	34
写履历表	35
生命和心灵的碎片	36
摇篮曲	37
摇篮歌——赠阿咪	38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39
信念	40
水怎样开始演奏	41
内心折磨	42
晚歌	42
吉檀迦利	43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43
人会活下去	44
玫瑰之歌	46
 二、爱情之花	 48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	48
永恒的吻	49
发现	50
“ 在这个世界上我留着 ”	51
爱的歌曲	51
白鸟	52
凤凰	53
我爱你	54
恋人	55
情歌	56
你与我之间	57
夜晚	57

只改变土地，改变唇形。爱情的十四行诗	57
爱情的十四行诗	58
我喜欢你沉静	59
“我曾在”	60
爱在我们之间升起	61
十年	62
第一首情歌	62
最伟大的爱情	63
当你老了	63
寂静的花园浓荫密布	64
恋人们的逃逸	64
记忆	65
回答	65
我曾经爱过你	66
消逝	66
冷却的白昼	67
情歌	67
爱	68
情歌	68
请你记住	70
爱情比忘却厚	71
 三、自由与正义	 72
回旋舞	72
吉檀伽利	72
最后一夜	73
公正	74
勇气	74
宵禁	75
课堂	75
发明	76
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土	77
在奥尔什丁的犹太人公墓	78
夜间的死亡	79
拿破仑	80
战争时代（选二）	81
这是一间疯人屋	82

死亡赋格	84
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	85
手	87
草	88
锡安山和耶路撒冷的诗篇	89
为它们标上记号	90
幸存者	91
悲哀	92
辫子	93
其他的生命	94
我离开这些墙壁	95
我们的恐惧	96
趣味的力量	97
普洛克路斯忒如是说	98
手枪	99
肖斯塔柯维奇：等待枪杀	100
他走了	101
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	102
雅什罗旁的饥饿集中营	103
结束与开始	104
决定忘记	105
见证人	106
使命	107
逃亡	107
雪地上的夜	108
野兽	109
我看见一场战争	109
控诉	110
暴力	112
良心颂	112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113
宣告——献给遇罗克	114
十年来	114
就在风中飘	115
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116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117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118
玛格丽和我的旅行	119
温柔的部分	121

四、存在与永恒	125
秋天的祈祷	125
当你用温柔的手	126
瞬间	126
无力	127
在上帝手中	128
世界末日	129
虔诚	129
失眠	130
枪	130
忏悔在展开	131
圣歌	131
河岸边的一位老人	132
不存在的国土	133
怜悯	134
祈神二章	135
讯 问	136
答 复	136
礼物	136
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	137
许贝利翁的命运之歌	138
人，诗意的栖居	139
“点起你的信号灯吧”	139
祈祷	140
吉檀迦利	140

前言

一、关于本书

本书是立人图书馆系列教材之一，是一本试图发挥教育功能的诗歌读本。

读本的结构有四层，一是“热爱生命”，二是“爱情之花”，三是“自由与正义”，四是“存在与永恒”。这样先入为主的划分显然有些简单粗暴，对诗歌作品的多义性构成伤害。

不过，这不是一本专供诗歌爱好者阅读的诗集，而且并不试图罗列诗歌史上的经典作品。读本结构设计和作品选择的依据是立人图书馆的“立人理念”——我们对于“人”的理解，对于“立人”的理解。

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应该有信仰的能力、爱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行动能力，有自由精神和公民人格。

编选读本的目的是帮助青少年通过阅读，向着一个正常和健康的人的方向成长。

大部分作品的选取符合两条标准，一是内涵严肃深刻；二是风格单纯简洁。所以导致选取了某些诗人（如艾吕雅和赫伯特等）的多部作品，却遗漏了文学史上的某些大师晦涩的经典作品。

第一部分“热爱生命”，选取了 52 首诗，在里面可以看到生命的希望和美好，梦幻和理想，同时，也能看到生命的忧郁，孤独，迷茫和绝望。读本尽可能展示人生命不同的侧面。生命是什么？为什么热爱？热爱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

第二部分“爱情之花”，选取了 32 首诗。不同的诗表达了对爱情的赞颂和怀疑。不管爱情是人类文明创造的虚伪神话，还是真善美的化身，难道不是它，让更多的人微笑、流泪，激动、叹息吗？爱情给人的影响不亚于政治给社会的影响。但好像在一种被消解的生活中，爱情也被消解了。爱情会不会在最平常最平凡的意义上传唤纯正的人性？

第三部分“自由与正义”，选取了 56 首诗，是本书中作品最多的一部分。20 世纪是自由和正义支离破碎的时代，中国是自由和正义支离破碎的国家。这是本书最沉重、最伤心的一部分。在里面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在亚洲和欧洲犯罪，看到暴君丑恶的罪行和嘴脸，看到犹太人、艺术家、思想家看到大街上最普通的人看到几千万的无辜者绝望地死去。开篇《回旋舞》是美好的愿望，最后一首《自由》是崇高的呼唤。

第四部分“存在与永恒”，选取了 24 首诗。这一部分原定的标题是“神与爱”。有所谓永恒吗？有所谓上帝吗？

“ 不知该反抗还是该屈从，
缺乏死的勇气和活的勇气
离上帝很近却不能祈祷，
想爱，却没有爱的能力。 ”

我们不就是这样的吗？人们不就是这样的吗？

当然这一部分并不是哪一种宗教的传道书，在里面也有对上帝的怀疑和绝望。或许，在抵达真理的前夜，我们都得经历绝望。

二、 关于诗歌

如果说“ 语言是存在的家 ”，那么诗歌是否就是语言中的光和盐，诗歌还在塑造着人类的精神吗？或者诗歌就只是划过黑夜的一颗颗流星，只给我们片刻的辉煌，然后仍然是黑夜，黑夜。

莱蒙托夫在《诗人》中写道：

当着拉斐尔充满了灵感，
用生动的画笔即将画完
圣母玛利亚神圣的容颜，
醉心于自己精美的艺术，
他猝然倒在圣像的面前；
但在奇异的激动很快地
在他那年轻的心中消散，
他困倦乏力，又沉默无言，
渐渐忘却了天国的火焰。
诗人也是这样的：当思想
刚刚放出光芒，他立即
拿起笔倾吐全部衷肠，
用琅琅琴声魅惑着人间，
沉入天国之梦，在寂静中
歌唱您、您！他心灵的偶像！
而双颊的烈焰突然冷却，
内心的激荡也渐渐平息，

幻想也终于从面前消亡！
但是心里还长久、长久地
保留着那些最初的印象。

但是，叶芝有自己的理想：

我的书本去的地方

我所学到的所有言语，
我所写出的所有言语，
必然要展翅，不倦地飞行，
决不会在飞行中停一停，
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
在夜色中向着你歌唱，
远方，河水正在流淌，
乌云密布，或是灿烂星光。

“人”这个称谓授予了诗歌的创造者——诗人。诗人带着多少理想和希望攀登上人类灵魂的峰顶，但他能在峰顶上停留多久？他能忍受多久生命的孤独？

诗歌并不对社会发言，并没有引领人类，它指向的是一个个单一的生命，它只是引领着一个个单一的生命。

三、关于当代汉语诗歌

既不是政治权力也不是经济收入在左右诗歌，是那些自称写诗的人自己把汉语诗歌的尊严和勇气丢到了垃圾桶里。

此地此时，一切的向往自由的生命都在等待，等待倾听那渗着血泪的歌声，可是流传在街道上空和房间角落的仍然是沉默的空无。

当代汉语诗歌显然患了三种病：语言的猥琐，主题的堕落和精神性的丧失。在编选本书的过程中，我想多选入一些汉语作品，可是发现我们的诗歌极难有化育人心的力量，我们的愤怒是疲倦的，我们的赞美是狭隘的，所以我们的诗歌还比不上抚慰神经的流行歌和小调。

还是来听听曼杰施塔姆敏锐的声音：

敏锐的声音鼓紧了船帆，
张开的眼里填满了虚空，

深夜鸟雀的无声的合唱
在寂静之中徐徐地浮动。

我像自然一样贫穷，
我像天空一样单纯，
我的自由虚无飘渺，
犹如深夜里鸟的声音。

我看到月亮不再呼吸，
苍穹比裹尸布更没生气；
虚空啊，你的可怕的病态世界：
由我来接待，我来医治！

还有里尔克的赞美：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象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如果当代汉语诗歌对普遍隐忍着的绝望视而不见，对关押无辜者的疯人院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就羞于再用它来说“我爱你”，甚至不能说“你好”，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我并不爱你，明明知道你并不好。

一、热爱生命

爱，先于生命

（美）狄金森（1830—1886）

爱，先于生命
后于，死亡
是创造的起点
世界的原型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美·狄金森（1830—1886）

我本可以容忍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成为更新的荒凉

约 1872 年

江枫 译

歌

比利时·梅特林克（1862—1949）

三位姐妹想死去，
她们摘下自己的金冠
去寻找自己的死亡。

她们来到森林：
“森林啊，请您把死亡赠给我们，
我们赠你三顶金冠。”

森林微笑起来，
吻了她们十二下，
这向她们指出了未来。

三个姐妹想死去；
她们于是去找大海，
走了三年到了海边：

“大海啊，请赠我们死亡，
我们赠你三顶金冠。”

大海哭了起来，
并吻了她们三百个吻，
这向她们指出了过去。

三个姐妹想死去，
她们去找城市，
在一座孤岛上找到城市：

“城市呵，请赐我们死亡。
我们赠你三顶金冠。”

城市张开臂膀，
用热吻将她们全身吻遍，
这向她们指出了现在。
葛雷 译

生命赞

法·苏佩维埃尔（？—1960年）

这很好，住了下来
在充满生机的地方
并在不断跳动的心中
安放了时间，
这很好，看见自己的手
放在人间
如在小小的花园里
把手放在苹果上面
这很好，爱上了大地，
月亮和太阳，
如同爱上
天下无双的亲人，
这很好，把世界
献给了记忆
如同闪光的骑兵
骑着乌黑的马，
这很好，使“女人”、“孩子”这些词
具有了容颜，
并给漂浮的大陆
充当海岸，
这很好，轻划船桨
拜访灵魂

以免突然接近
吓坏灵魂。
这很好，在树叶下
认识了影子，
并感到岁月
爬上赤裸的身躯，
这很好，陪伴着痛苦的黑血
进入我们的血管
用忍耐之星
染黄它的沉默，
这很好，拥有了这些词，
它们在头脑中动弹，
这很好，选择不那么漂亮的人
为他们略备欢宴，
这很好，感到生命短暂
又不讨人喜欢，
这很好，把它关进
这首诗里。

胡小跃 译

生命

瑞典·索德格朗（1892—1955）

我，自己的囚徒，这样说：
生命不是那穿戴轻柔的绿天鹅绒的春天，
或一个人很少得到的爱抚，
生命不是一种离去的决心
或支撑脊背的苍白的双臂。
生命是俘虏我们的狭小的圆圈，这无形的
圆圈我们从未跨越，
生命是经过我们身边的幸福，
是我们无力去迈的数千步。
生命是蔑视自己不动地躺在井底
知道上面阳光闪耀
金色的鸟飞过空中
光阴似箭。
生命是挥手暂别，回家，睡觉……
生命对于自己是个外人
生命对于每个外人是一副新的面具。
生命是一个人不在乎的幸福
推开那罕见的时刻，
生命是相信自己的软弱和缺乏勇气。

无题

俄·巴尔蒙特（1867-194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
和蔚蓝色的原野。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
和连绵的群山。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大海，
和百花盛开的峡谷。
我与世界面对面签订了和约。
我是世界的真主。

我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忘川，
我创造了自己的理想。
我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
我时时刻刻都在歌唱。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
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
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
无人、无人媲美。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
而一旦天光熄灭，
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
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张冰 译

牧歌

波兰·米沃什（1911-2004）

微风在园中唤起一阵阵花浪，
就像那静谧、柔弱的大海。
浪花在绿叶丛中流逝，
于是又现出花园和绿色的大海。

翠绿的群山向大河奔去，
只有牧童在这里欢乐歌舞。
玫瑰花儿绽开了金色的花瓣，
给这颗童心带来了欢娱。

花园！我美丽的花园！
你走遍天涯也找不到这样的花园。
也找不到这样清澈、活泼的流水，
也找不到这样的春天和夏天。

这里茂密的青草在向你频频点头，
当苹果滚落在草地上时，
你会将你的目光跟踪它，
你会用你的脸庞亲昵它。

花园，我美丽的花园！
你走遍天涯也找不到这样的花园，
也找不到这样清澈、活泼的流水，
也找不到这样的春天和夏天。

礼物

波兰·米沃什（1911-2004）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拥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我曾遭受的任何恶祸，我都忘了。
认为我曾是同样的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我没感到痛苦。
当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海和帆。

杜国清 译

感觉

法·兰波（1854—1891）

在蓝色的夏晚，我将漫步乡间，
迎着麦芒儿刺痒，踏着细草儿芊芊，
仿佛在做梦，让我的头沐浴晚风，
而脚底感觉到清凉和新鲜。

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
一任无限的爱从内心引导着我，
我越走越远，如漫游的吉卜赛人，
穿过大自然，象携着女伴一样快乐。

飞白 译

秋天

俄·屠格涅夫(1818—1883)

有如悲伤的目光一样，我喜爱秋天。
在多雾的静静的日子里
我时常走进树林，我坐在那儿——
望着白色的天空
和那暗黑的松林的树尖。
我爱嚼着酸味的叶子，
带着懒散的微笑躺在草地上，
听着啄木鸟的尖锐的叫声
心里尽想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
青草全都枯萎啦……在它的上面
浮现着一层寒冷的安静的光亮……
我整个的心都沉醉于
幸福的和自由的悲伤……
什么我没有回想起？
什么样的幻想没有来将我寻访？
松林象活人似地弯下腰来，
在沉思地发出喧响……
于是，突然刮过一阵风，
就象一群大的飞鸟，
在交错和暗黑的树枝中间，
不耐烦地在喧哗叫嚷。

一八四二年

戈宝权 译

十月

西班牙·希梅内斯(1881-1958)

我躺倒在大地上，面对
卡斯蒂利亚无语的原野，
笼罩在秋季明净的落日
那甜蜜的金光之下。

犁头徐徐地并排行进，
剖开肥沃黑土的表层；
朴素的手掌张开了，
种子落进深裂的内脏。

我想掏出我自己的心，
以它全部高超而深沉的知觉，
掷进温润泥土的宽阔犁沟；

如果掷碎了它，播种了它，看
春天是不是会向世界显示
它是永恒的爱的一株纯洁的树。

香薄荷

（保加利亚）伊凡·伐佐夫(1850—1921)

每天在附近的山冈上散步，
同大自然甜蜜地交谈，
虽然短暂，但是愉快——
这已经成了我喜爱的习惯。

两边是微笑的香薄荷林，
香薄荷是那样馥郁芬芳，
一层层的绿色地毯
在我面前散发着清香。

我走着，摘下一枝，闻着，
香薄荷散发着健康的气息，
一切都沐浴在它那浓香里，
山丘、空气和草地。

我总是高高兴兴地回来，
像收割之后，采到了青春之果，
手里捏着一束香薄荷，
心灵里孕育着一首新歌。

杨燕杰 译

在草地上

（芬兰）卡·瓦拉(1901-1944)

哦，永恒的青草
你家族中绿色的人丁
扩展到东方和西方
蔓延过欧亚和非洲。
大地浓黑的奶液
在非洲的好望角上
滋养着你最小的兄弟。

你，夏日芬芳的空气，
侵入我的眼帘
让我的耳朵去谛听。
时空悄悄消逝。
一片无涯的草地。殷红的花
正绽放在曙光里：
那无尽的心灵之环
环绕着大地的圆球。
一个声音，从亘古响彻至今，
热情有如大地，清晰有如白昼：
这就是生活之路！

吴笛、李力译

森林

赫鲁伯（捷克）

在那些原始的岩石之中
鸟的精魂
啄开坚固的种子
雕像般的树
伸出黑色的手臂
威胁云层。

突然
响起一声巨雷，
好像历史
被连根拔起，

青草竖立
巨石抖动
大地的表面裂开
那儿长出
一朵蘑菇

像生命本身那样广大
充满上万个细胞
像生命本身那样辽阔
永恒，
湿漉漉地，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
和最后一次。

崔卫平 译

无题

苏联·茨维塔耶娃（1892-1941）

我乐意生活地毫无瑕疵，又简单。
象一部日历 - - 一柄钟摆 - - 一个太阳。
一种精妙比例的世俗隐逸者，
明智如同每件上帝的创造物。
明白精神是我的伴侣，精神又是
我的向导。
未经通告的进入，如一线光，一瞥注视。
如我所描写的去生活：简洁，无暇疵 - -
上帝指定的方式，但朋友不会。

世间的流浪者

英·雪莱（1792 - 1822）

告诉我，星星，你的光明之翼
在你的火焰的飞行中高举，
要在黑夜的哪个岩洞里
你才折起翅膀？
告诉我，月亮，你苍白而疲弱，
在天庭的路途上流离飘泊，
你要在日或夜的哪个处所
才能得到安详？
疲倦的风呵，你飘流无定，
象是被世界驱逐的客人，
你可还有秘密的巢穴容身
在树或波涛上？

1820 年

查良铮 译

感谢您，上苍

达迪耶(1916—)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感谢您，将我造就成
一切悲苦的承担者。
在我的头顶，
压上了整个世界。
我身穿人马神 的外装
自第一个早晨，就承担起这个世界。

白，不过是应景的颜色，
黑，才是每天的色彩。
自第一个傍晚，我就承担起这个世界。

我高兴——
我的头生来就
顶托整个世界。
我满意——
我的鼻子必须
呼吸世界的每一阵风。
我愉快——
我有这样的双腿
随时准备
跋涉世界的全部炎热。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感谢您，将我造就成
一切悲苦的承担者。

三十六把利剑刺穿过我的心脏，
三十六股火焰烧灼过我的躯体，
我的血液流淌在一切苦难的土地，

染红了白雪。
我的血液流淌在每一个黎明，
染红了大自然。

然而，我依然高兴——
承担起整个世界。
我依然满意——
我有短粗的臂膀，
我有颇长的双腿，
我有敦厚的嘴唇。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白，不过是应景的颜色，
黑，才是每天的色彩。
从黎明时分，我就顶托起
这个世界。
我的笑声在世界上飘散，
穿过夜晚，开拓白天。

感谢您，上苍，
你创造了我——
黑人。

周国勇 张鹤译

人马神，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腿怪物涅索斯。企图占有赫拉克勒斯之妻伊阿尼拉，被赫拉克勒斯射死。临死前让伊阿尼拉把他的血收起来。伊阿尼拉用浸过涅索斯血的线织了一件衣服，赫拉克勒斯穿上立即死亡。此处暗喻承受苦难。

汗

西班牙·埃尔南德斯

在海里，水找到了它渴望的天堂。而汗
则找到了它的地平线，它的喧闹，它的羽毛。
汗是一株发咸的泛滥的大树，
一阵贪吝的激浪。

它从世界最遥远的时代来到
来向大地奉献它震撼的苦杯，
滋养干渴和盐分，一滴又一滴，
给生命描绘声色。

它是运动的儿子，太阳的表弟，眼泪的兄长，
年年月月地滚滚落下，
从四月到十月，从寒冬到炎夏，
好似黄金的藤蔓。

农夫黎明即起，为了犁杖放弃睡眠
出发走向田野的时候，身上穿的
就是一件沉默的衬衫，
被汗水镀成金黄。

它是劳动者黄金的衣裳，
是手上的装饰，也是眼珠的饰物。
它的肥沃气息来自腋窝的汗雨，

播散于大气。

泥土的滋味丰富了，成熟了：
辛劳的芳香的耕作的泪雨降落。
那是男子汉和农业的吗哪，
我的额头的饮料。

那些从未出过汗的人，那些僵硬地
闲散着没有胳膊，没有音乐，没有毛孔的人
不习惯于毛孔扩张的冠冕，
以及公牛的力量。

他们生活在恶臭里，死亡在寂灭中：
美丽的热烈的火光，只存在于
劳动中运用着四肢的身体的脚跟，
仿佛星座的运行。

伙伴们，把额头投入劳动吧：
让汗水用快意的水晶的剑，
用徐缓的洪水，使得你们变得透明，
变得幸福，变得平等。

王央乐 译

和平咏

法·艾吕雅（1895—1952）

所有幸福的妇女和她们的男人
重新见了面——男人正从太阳里回来，
所以带来这么多的温暖。
他先笑，接着温和地说：你好？
然后抱吻他的珍宝。

全世界的伙伴们，
哈，朋友！
都抵不上我的老婆和孩子们，
坐在圆桌儿周围，
哈，朋友！

我的孩子很任性——
他的怪癖全都发泄出来。
我有一个伶俐俏皮的孩子，
他使我笑，使我笑个不停。

劳动吧！
我十个手指的劳动和脑力的劳动

神圣的劳动，极艰苦的劳动，
这是我的生活，我们日常的希望，
我们的爱的食粮。
劳动吧！

美丽的爱人，我们要看看你的乳汁
象白玫瑰似地开花；
美丽的爱人，你要快快作母亲，
按照我的形象，生一个小孩。

很久以来，我有一张无用的面孔，
可是现在呢，
我有了一张可以使人爱的面孔，
幸福的面孔。

果木的繁花照亮了我的园子，
照亮美观的树木，照亮果子树。
我劳动着，一个人在园子里，
太阳用幽暗的火焰烧在我手上。

孤独

（美国）爱伦·坡（1809~1849）

从童年时起我就一直与别人
不一样——我看待世间的事情
与众不同——我从来就不能
从一个寻常的春天获得激情——
我从不曾从这同一个源泉
得到忧伤——我也不能呼唤
我的心为这同一韵调开怀——
而我爱的一切——我独自去爱——
于是——在我的童年——在我的
风雨人生的黎明——我获得，
从每一种善良与邪恶的深处，
那种神秘：它仍然把我束缚——
从湍湍急流，或粼粼飞泉——
从山顶那血红的峭壁之巅——
从那轮绕着我旋转的太阳
当沐浴着它秋日里的金光——
从横空闪动的银线飞火
当它从我身旁一闪而过——
从狂飘暴雨，从霹雳雷霆——
从在我眼里千变万化的积云
（当整个天空一片湛蓝）
它变成魔鬼在我眼前——

曹明伦 译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英）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
忽然间我看见一群
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
在树荫下，在湖水边，
迎着微风起舞翩翩。

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
在银河里闪闪发光，
它们沿着湖湾的边缘
延伸成无穷无尽的一行；
我一眼看见了一万朵，
在欢舞之中起伏颠簸。

粼粼波光也在跳着舞，
水仙的欢欣却胜过水波；
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
诗人怎能不满心欢乐！
我久久凝望，却想象不到
这奇景赋予我多少财宝，——

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
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
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
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
于是我的心便涨满幸福，
和水仙一同翩翩起舞。

飞白 译

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

美·惠特曼（1810—1892）

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
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
注意它怎样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
它射出了丝，丝，丝，从它自己之小，
不断地从纱绽放丝，不倦地加快速率。

而你——我的心灵啊，你站在何处，
被包围被孤立无限空间的海洋里，
不停地沉思、探险、投射、寻求可以连结的地方，
直到架起你需要的桥，直到下定你韧性的锚，
直到你抛出的游丝抓住了某处，我的心灵啊！

（飞白 译）

小小的手

瑞典·拉格克维斯特（1891-1974）

小小的手，不属于我的小小的手，
你在这茫茫人世间属于谁？
我在黑暗中找到你。你不属于我，
可我听到有人在哭泣。
哪儿是你的眼睛，你的胸脯？
谁在黑暗中呜咽？
小小的手，别哭！我用温暖抚爱你。
你在黑暗中并不孤独。
小小的手，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眼睛
当曙光降临的时候。
哭泣的小手，你是我所需要的一切
即使早晨永远，永远不会到来。

（北岛 译）

忧伤与漂泊

法·波德莱尔（1821—1867）

告诉我，阿加特，你的心有时可会高飞，
远离这污秽城市的黑暗的海洋，
飞向另一个充满光辉、碧蓝、明亮、
深沉、纯洁无瑕的大海？

告诉我，阿加特，你的心有时可会高飞？
大海，宽阔的大海，给我们带来慰藉！
由巨大的风琴，隆隆的飓风伴奏、
闷声歌唱的大海，是什么魔力
赋予你催眠曲似的崇高作用？

大海，宽阔的大海，给我们带来慰藉！
带走我吧，马车！载我去吧，快艇！
远离！远离！这里的污泥使我们流泪！
——难道这是真情？阿加特悲伤的心有
时这样说：“远离悔恨、痛苦和犯罪，”
带走我吧，马车！载我去吧，快艇！

飘香的乐园，你跟我们离得太远，
在你的碧空下到处是爱与狂欢，
人们喜爱的一切都值得爱恋，
人们的心灵沉于纯洁的享乐！
飘香的乐园，你跟我们离得太远！

可是，充满幼稚之爱的绿色乐园，
那奔跑、歌唱、亲吻、花束，
在山丘后颤动的小提琴丝弦，
在傍晚的树丛中的葡萄酒壶，
——可是，充满幼稚之爱的绿色乐园。

充满秘密欢乐的天真的乐园？
是否已远得超过印度和中国？
能否用哀声的叫喊将它召回，
能否用银铃的声音使它复活，
充满秘密欢乐的天真的乐园？

一个安静的夜晚，自从……

(英国) 狄兰·托马斯 (1914-1953)

一个安静的夜晚，自从听见他们
谈起生命之谜
和死亡之谜后，
我一个小时无法入睡，
为这些轻轻钻进耳朵的
奇怪的说话声所困扰，
没有一丝别的声音，除了风在说。
一个说：一个孤独的女人
站在海上，她哭泣
她的寂寞穿过空空的波浪
日复一日。
跟着每一个声音都在说：
遗忘一如无爱的恐怖；
遗忘一如无爱的恐怖。
而后，又说：一个孩子
立在地球上，他深知没什么欢乐，
他的眼中没有一丝光，
他的灵魂也没有一丝亮。
遗忘一如瞎眼般漆黑，
遗忘一如瞎眼般漆黑。
我听见这声音出自黑暗
除了死亡，没有谁在说。

韦白 译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英国) 狄兰·托马斯 (1914-1953)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
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巫宁坤 译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英国) 狄兰·托马斯 (1914-1953)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西沉的月亮融为一体；
骨头被剔净，而干净的骨头又消失，
他们的臂肘和脚底一定会有星星；
尽管他们发痴却一定会清醒，
尽管他们沉落海底却一定会重新升起；
尽管情人会失去，爱情却永生；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久卧在大海的迂曲漩涡之下，
他们不会像卷曲的风儿一样死去；
当筋骨松弛在刑架上挣扎，
虽受缚于车轮，却一定不会屈服；
他们手中的信仰会被折断，
独角兽似的邪恶刺穿他们的身躯；
纵然粉身碎骨，他们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海鸥不会再在他们身畔啼鸣，
波涛也不会高声拍打着堤岸；
曾经花枝招展的地方再也不会
另有鲜花昂首笑迎雨点的打击；
尽管他们疯狂，像硬瘤一般僵死，
一个个人物的头颅在雏菊丛中崭露；
在阳光中碎裂直到太阳崩裂，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汪剑钊 译

美好的世界

德·黑塞 (1877—1962)

无论年老或年轻时，我始终感觉到：
黑夜里，一座山，阳台上一个沉默的女性，
月光下略有起伏的一条白色的路，
从我怀着眷恋的躯体里夺走了恐惧的心。

啊，火热的世界，啊，你这位阳台上白皙的
女性，
山谷里吠叫的狗，滚滚远去的火车，
你们始终是我甜蜜的幻想和梦境，
啊，尽管你们撒谎，尽管你们骗得我好不伤
心。

我常常尝试踏上通往可怕的“现实”的道
路，
那是官吏、法律、时髦和金钱行使主宰的地
方，
但我始终孤独地逃跑，既死亡又感到获得了
解放，
返回那幻梦与令人幸福的痴愚如清泉喷涌
的地方。

黑夜里树间闷热的风，黝黑的吉普塞女人，
充满愚蠢的眷恋和诗人的芳香的世界，
你的闪电使我震颤，我听到你的声音在呼
唤，
我永远沉醉在其中的美好世界。

钱春绮 译

美好的日子

中国·韩东（1961—）

美好的日子里，吹来了一阵风
像春风一样和煦，它就是春天的风
还有温暖的阳光，一起改变了我
使我柔软、善感、迷失了坚定的方向

严酷的思想产生于寒冷的季节
平静的水面凝成自我的坚冰
大街上我感到眼眶潮湿
灵魂的融化已经开始

像河蚌从它的铠甲里探身出来
我变得这样渺小、低等，几近于草木
一阵春风的吹拂下我就像我的躯壳
我爱另一些躯壳——美丽的躯壳

1996

七月的孩子

德·黑塞（1877—1962）

我们，七月里出生的孩子，
喜爱白茉莉花的清香，
我们沿着繁茂的花园游逛，
静静地耽于沉重的梦里。

大红的罂粟花是我们的同胞，
它在麦田里，灼热的墙上，

闪烁着颤巍巍的红光，
然后，它的花瓣被风刮掉。

我们的生涯也要像七月之夜，
背着幻梦，把它的轮舞跳完
热衷于梦想和热烈的收获节，
手拿着麦穗和红罂粟的花环。

钱春绮 译

沉重的时刻

奥地利·里尔克（1875 - 1926）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什么地方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什么地方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什么地方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什么地方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绿原 译

沉睡的人们

西班牙·阿莱桑德雷（1898年—1984）

迷人的夜晚，在鸟群中
是什么声音在天空甜蜜地歌唱着姓名？
醒来吧！没有阴影，没有命运，
一个月亮在朦胧中歌唱或呻吟，回忆着你们。
一个被光芒刺破、被斧头砍伤的天空
下着金雨，没有星星，用血液在一个身躯上滑行
一种命运发出的揭示在召唤
总是在蓬勃的天空下熟睡的生灵。
醒来吧！是世界，是它的音乐。请听吧
大地在警惕地飞翔，陶醉于色彩、欲望，
赤裸着身体，没有衣裳，光芒四射，
空中酒神的女祭司显露美丽的心房，
蓝色的血管，丰腴、闪光。

看！你们没看见一条迷人的大腿在前进！
一个胜利的身影，一件布满星星的盛装
拍打着星球蓝色、湿润的风
重新奋飞发出吱吱的声响？
你们在夜里可听到一声呼唤？啊，熟睡的人们
全然听不见赞美的诗篇？举起甜美的酒杯；
啊，亲爱的星星，天上的美酒，将你们

我的嘴唇会永远将你们吮吸，我的喉咙
燃烧着你们的智慧，我的眼睛闪着温柔的光芒。
啊，熟睡的人们，死去的人们，完结的人们，
整个夜晚闪烁在我的身上，照亮你们的梦乡。
全部的疯狂给我，还有你们全部闪光的花边！

但是，不，你们死一般的沉默，宛如岩石的月亮。
在地上，不声不响，没有坟场。
幕帐、羽毛、月光的夜晚
带着你们，没有埋葬的人们，在空中飞翔。

赵振江 译

人啊，你要注意听！

德·尼采（1844—1900）

人啊，你要注意听！

深深的午夜在说甚？

“我睡过，我睡过——，

我从深深的梦中觉醒：

世界很深，

比白昼想象的更深。

世界的痛苦很深——，

快乐——比心中的忧伤更深：

痛苦说：消逝吧！

可是一切快乐要求永恒——

——要求深深的、深深的永恒！”

钱春绮 译

泪水

美·金斯堡（1926-1997）

我每时每刻都在哭泣。

我哭泣着走过街道，离开西雅图沃布利大厅。

我哭泣边听着巴赫的乐曲。

我哭泣望着我后花园那开得正欢的鲜花。我哭泣对着那已活过一半年纪的树丛的凄凉。

我觉得幸福无处不在。

我哭泣为我的灵魂，我哭泣为了全世界的灵魂。

大千世界拥有一个美好的心灵。

上帝无处不在而且也在哭泣。思绪连同心儿一起充溢着对帕特逊的回忆。

1956年2月2日 西雅图

沉默

俄·丘特切夫（1803 —1873）

沉默吧，隐匿你的感情，
让你的梦想深深地藏躲！
就让它们在心灵深处
冉冉升起，又徐徐降落，
默默无言如夜空的星座。

观赏它们吧，爱抚，而沉默。

思绪如何对另一颗心说？
你的心事岂能使别人懂得？
思想一经说出就是谎，
谁理解你生命的真谛是什么？
搅翻了泉水，清泉会变浊，——
自个儿喝吧，痛饮，而沉默。

只要你会在自己之中生活，
有一个大千世界在你心窝，
魔力的神秘境界充满其中。
别让外界的喧嚣把它震破，
别让白昼的光芒把它淹没，——
倾听它的歌吧，静听，而沉默。

街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

一条沉寂的长街。
我在黑暗中行走，跌倒
又站起，我盲目而行，双脚
踏上静默的石头和枯叶。
有人在我身后也踏上石头、树叶：
如果我减速，他也减速；
如果我奔跑，他也奔跑。我转身：无人。
一切都黑暗而无门。
在这些角落中间转折又转折
它们永远通向那无人
等待、无人跟着我的街道，
我在那里追逐一个人，他跌倒
又站起，在看见我时说：无人

蜕变

（克罗地亚）米赫里奇（1928—）

我想知道这空虚
来自何处，以便
将自己化作一座透明的湖泊，
你看得见湖底，却不见鱼踪。

不见贝壳，螃蟹，不见
至少有个名称的
形形色色水底标本，今日我
没有名姓。我的某一部份已然消失。

于是我谈及空虚，搅动
海中的水，
砂石和其它物质自底部
翻腾。我被笼罩。

我低着头穿越街道仿佛是
另一座湖泊，昏暗不见一物，而后
竟遭下毒；我们不要谈论
在我的湖面下爬游的那些惹人厌的小生物--
牠们让我发臭，甚至熏及自己。

我体内的魔鬼

苏联·茨维塔耶娃（1892-1941）

我体内的魔鬼没有死去，
他活着，活得很好。
在肉体中仿佛在监禁中，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单人牢房，
世界不过是在高墙之内。
出口由刀斧组成。
（"整个世界就是个舞台，"
演员夸夸其谈。）
那个蹒跚的小丑
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在肉体中仿佛享有荣耀，
在肉体中好似身穿官制袍服。
愿你活到永恒！
珍惜你的寿命。
唯独骨子里的诗人
如同生活在谎言中。
不，我雄辩的兄弟，
我们已不会有多少趣事。
在肉体中就象身披
父亲的睡服
我们配得上更好的事物。
我们枯萎在温情中。
在肉体内如同圈进牛栏，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锅炉。
奇迹在消逝
我们不去认领。
在肉体中仿佛落进沼泽。
在肉体中好似埋入地窖。
在肉体内仿佛就是在最遥远的
流放中。它在枯萎。
在肉体内如同身陷一个秘密。
在肉体内就仿佛卡在一张
铁面具的钳中。

绿豆 译

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

以色列·阿米亥（1924-2000）

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我在想
人们是怎样精确地在医院里向大夫描述他们的疼痛。
即便那些还没有学会读写的人也懂得精确：
这种是一跳一跳的痛，这种是
扭伤的痛，这种是咬痛，这种是灼痛还有
这种是刀割似的痛而这个
是一种隐痛。在这儿。精确地说就在这儿，对，对。

欢乐却把一切弄得模糊。我曾听人说过
在爱情和狂欢的夜晚之后：真是太棒了，
我都飞上七重云霄了。但即便是太空人漂浮
在外层空间，拴在飞船上，他却只能说，真棒，
真奇妙，我无法形容。
欢乐的模糊性和疼痛的精确性——
我要用那种剧痛的精确性来描述
幸福以及模糊的欢乐。我学会在各种疼痛中说话。
罗池 译

纽约地下铁

捷克·赫鲁伯

这天黄昏刘易士·霍华德先生
住址不详疲倦又沮丧
穿一件灰大衣戴一顶褐色小帽
决定要搭「布城」甘纳西线
在第八街最后一站遇到
一位老兄一袭灰衣一顶褐帽
满脸沮丧又疲倦，犹如
刘易士·霍华德先生的尊容
就在月台出入十字转栏旁
站着位仁兄穿一件灰外套，沮丧
的面色亦如刘易士
霍华德并且木然呆视
从肮脏的阶梯上走下来
一位褐帽老兄疲倦又沮丧
带着一付其实就是刘易士·霍华德的面容

接着穿过磨损的木十字转栏入口
来了位妇人疲倦又沮丧
住址不明一个手提包一顶
褐小帽面貌正如同
所有的人，亦正如刘易士·霍华德，而且

彼此的脚步充满紧张的脚步声
与乎昏暗的灯光乃是来自
刘易士·霍华德，来自此一住址不详
与乎彼一住址不详接着
木十字栏又转动拍搭好象一个脑袋
丢进菜篮子，又或在旋转栏后面
还可以看见一个性别不明以及
住址不详需不甚而完全如同
刘易士，霍华德脚步清晰可闻
脑袋旋转门昏灯以及走道
统统吸进第八街第八街那块站牌
锵零空隆越来越间

而当列车离站的时候一阵旋风
把一张报纸翻到那篇
报导一位住址
不详浮肿身份不明的
仁兄穿一件灰大衣戴一顶褐小帽
既疲倦又沮丧

商禽 译

北 站

中国·肖开愚（1960—）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在老北站的天桥上，我身体里
有人开始争吵和议论，七嘴八舌。
我抽着烟，打量着火车站的废墟，
我想叫喊，嗓子里火辣辣的。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走在废弃的铁道上，踢着铁轨的卷锈，
哦，身体里拥挤不堪，好像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一辆火车迎面开来，
另一辆从我的身体里呼啸而出。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我走进一个空旷的房间，翻过一排栏杆，
在昔日的剪票口，突然，我的身体里
空荡荡的。哦，这个候车厅里没有旅客了，
站着和坐着的都是模糊的影子。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在附近的弄堂里，在烟摊上，在公用电话旁，
他们像汗珠一样出来。他们蹲着，跳着，
堵在我的前面。他们戴着手表，穿着花格衬衣，
提着沉甸甸的箱子像是拿着气球。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在面店吃面的时候他们就在我的面前
围桌而坐。他们尖脸和方脸，哈哈大笑，
他们有一点儿会计的
假正经。但是我饿极了。他们哼着旧电影的插曲，
跨入我的碗里。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但是他们聚成了一堆恐惧。我上公交车，
车就摇晃。进一个酒吧，里面停电。我只好步行
去虹口，外滩，广场，绕道回家。
我感到我的脚里有另外一双脚。

写履历表

波兰·申波斯卡

需要做些什么？
填好申请书
再附上一份履历表。

尽管人生漫长
但履历表最好简短。

简洁、精要是必需的。
风景由地址取代，
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

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
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

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
旅行要出了国才算。
会员资格，原因免填。
光荣记录，不问手段。

填填写写，仿佛从未和自己交谈过，
永远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

悄悄略去你的狗，猫，鸟，
灰尘满布的纪念品，朋友，和梦。

价格，无关乎价值，
头衔，非内涵。
他的鞋子尺码，非他所往之地，
用以欺世盗名的身份。

此外，再附张露出单耳的照片。
重要的是外在形貌，不是听力。
反正，还有什么好听的？
碎纸机嘈杂的声音。

陈黎 张芬龄 译

生命和心灵的碎片

美·史蒂文斯

几乎没有什么亲密温暖的事物。
仿佛我们从未做过儿童。
我们坐在屋里，在月光中，
仿佛从未年轻过，这是真的。
我们不应醒来。梦中
一个亮红色的女人将起身，
站在紫色金辉里，梳理长发。
她会沉思地说出一行诗句。
她认为我们不太会唱歌。
另外，天空这么蓝，事物会自己
为她唱歌。她倾听着
感到她的色彩是一种冥想，
最快乐，但仍不如从前快乐。
留在这里，诉说熟悉的事情。

摇篮曲

（英）威廉·布莱克（1757-1827）

睡吧，睡吧，美丽的宝贝，
愿你在夜的欢乐中安睡；
睡吧，睡吧；当你睡时
小小的悲哀会坐着哭泣。

可爱的宝贝，在你的脸上
我可以看见柔弱的欲望；
隐秘的欢乐和隐秘的微笑，
可爱的婴儿的小小的乖巧。

当我抚摸你稚嫩的肢体，
微笑像早晨偷偷地侵入，
爬上你的脸和你的胸膛，
那里安睡着你小小的心脏。

呵，狡计乖巧就潜伏在
你这小小的安睡的心中！
当你小小的心脏开始苏醒
从你的脸上从你的眼睛，

会突然爆发可怕的闪电，
落上附近青春的禾捆。
婴儿的微笑和婴儿的狡计
欺骗着平安的天堂和人世。

张德明

摇篮歌——赠阿咪

中国·穆旦（1918—1977）

流呵，流呵，
馨香的体温，
安静，安静，
流进宝宝小小的生命，
你的开始在我的心里，
当我和你的父亲
洋溢着爱情。

合起你的嘴来呵，
别学成人造作的声音，
让我的被时流冲去的面容
远远亲近着你的，乖乖！
去了，去了
我们多么羡慕你
柔和的声带。

摇呵，摇呵，
初生的火焰，
虽然我黑长的头发把你覆盖，
虽然我把你放进小小的身体，
你也就要来了，来到成人的世界里，
摇呵，摇呵，
我的忧郁，我的欢喜。

来呵，来呵，
无事的梦，
轻轻，轻轻，

落上宝宝微笑的眼睛，
等你长大了你就要带着罪名，
从四面八方的嘴里
笼罩来的批评。

但愿你有无数的黄金
使你享到美德的永存，
一半掩遮，一半认真，
睡呵，睡呵，
在你的隔离的世界里，
别让任何敏锐的感觉
使你迷惑，使你苦痛。

睡呵，睡呵，我心的化身，
恶意的命运已和你同行，
它就要和我一起抚养
你的一生，你的纯净。
去吧，去吧，
为了幸福，
宝宝，先不要苏醒。

1941年10月

本诗系为王佐良夫妇的第一个孩子诞生而作。“阿咪”即王佐良夫人徐序。诗中的“我”是一位母亲，她在对襁褓中的婴孩说话。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中国·顾城（1956—1993）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
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
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
画下丘陵——
长满淡淡的茸毛
我让它们挨得很近
让它们相爱
让每一个默许
每一阵静静的春天激动
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

我还想画下未来
我没见过她，也不可能
但知道她很美
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
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
画下许多因为爱她
而熄灭的心
画下婚礼
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
上面贴着玻璃糖纸
和北方童话的插图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我想画下风
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
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
画下大海——
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最后，在纸角上
我还想画下自己
画下一只树熊
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
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
发愣
他没有家
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
他只有，许许多多
浆果一样的梦
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我在希望
在想
但不知为什么
我没有领到蜡笔
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
我只有我
我的手指和创痛
只有撕碎那一张张
心爱的白纸
让它们去寻找蝴蝶
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信念

波兰·米沃什

信念这个词意味着，有人看见
一滴露水或一片飘浮的叶，便知道
它们存在，因为它们必须存在。
即使你做梦，或者闭上眼睛
希望世界依然是原来的样子
叶子依然会被河水流去。

它意味着，有人的脚被一块
尖岩石碰伤了，他也知道岩石
就在那里，所以能碰伤我们的脚。
看哪，看高树投下长影子
花和人也在地上投下了影子：
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

水怎样开始演奏

英·休斯（1930—）

水想活着

它走向太阳它又哭着回来

水想活着

它走向树木它们燃烧它又哭着回来

它们腐朽了它哭着回来

水想活着

它走向鲜花鲜花皱皱巴巴它又哭着回来

水想活着

它走进子宫它碰见血

它哭着回来

它走进子宫它碰见刀子

它哭着回来

它走进子宫它碰见蛆虫和腐烂

它哭着回来它想去死

它走向时间它穿过石头的门

它哭着回来

它穿越所有的空间去寻找空虚

它哭着回来

直到泪水流尽

它在万物的底部躺下

彻底疲惫 彻底干净

内心折磨

(法) 伊凡·哥尔 (1891—1950)

你知道一只水龙头的悲哀
在夜间的厨房里独自哭泣吗
你知道一扇重重关上的百叶窗
像一只罪恶之翼在风中拍动吗
你知道那无济于事地滴在屋顶上
滴在墙上的
那泥土与之奔流
融为一体的微雨的极度痛苦吗

晚歌

(法) 保尔·福尔 (1872—1960)

森林的风要我怎样啊，在夜间摇着树叶？
森林的风要我们什么啊，在我们家里惊动着火焰？
森林的风寻找着什么啊，敲着窗儿又走开去？
森林的风看见了什么啊，要这样地惊呼起来？
我有什么得罪了森林的风啊，偏要裂碎我的心？
森林的风是我的什么啊，要我流了这样多的眼泪？
戴望舒 译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

34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美·惠特曼（1810—1892）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
我说不单止外貌和脑子，整个形体更值得歌吟，
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现代的人，
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
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人会活下去

(美) 卡尔·桑德堡 (1898—1967)

人会活下去，
一面学，一面错，人会活下去，
他们受了骗，给出卖了不算，又给出卖，
回到丰富的大地里重新生起根来，
人就是有这种卷土重来的本事，
你就是笑也笑不掉他们这种能耐。
一头巨象正在惊天动地的戏剧中休息。

人看上去老是疲倦，不够睡，象个谜，
是很多单位组成的一大堆，都在说：
我赚钱过日子，
我赚得刚可以过活，
却占尽我的时间。
要使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可以替自己多做些事，
或者替别人多做些事，
我可以读书写字，
可以谈谈天，
找出事情的道理来，
这需要时间。
但愿我有时间。

人有悲和喜的两面：
英雄和流氓，精灵和猩猩，扭
着血盆似的大口在埋怨："他们
收买了我，又出卖了我……这是把戏……
总有一天我会逃走……"

只要能大踏步，
踏过生存需要的边缘，
跨过糊口的冷酷界限，
人就会获得，
埋藏得同骨头一样深的仪式，
比骨头更轻的光明，
把事情想一想的空闲，

跳舞，唱歌，传奇，
或做梦的时光，
只要能这样大踏步跨过去。

一方面是五官所给予的限制，
一方面是对无限的不停的追求，
人遵从工作和肚子的絮絮的吩咐，
可是如果有机会，同时还会渴求着
那些五官的牢狱之外的光明，
那些比饥饿和死亡更永久的纪念物。
这种渴求才是真正的生活，
虽然荒淫无耻之徒已把它破坏和玷污。
可是这种对光明和纪念物的
渴求才是真正的生活。

人知道海水的盐
和风的力量
正在向地球四角冲击。
人把地球当做
休息的坟墓和希望的摇篮。
还有谁替人类说话？
他们跟星座和宇宙法律
音节和步伐完全合拍。

人是多姿多彩的，
就像放在活动的草色衬景上的，
一面分光镜在不停的分析光，
一架风琴在奏着不同的曲调，
一些幻光灯照耀下的彩色诗篇
在里面大海吐出雾来，
而雾又从雨中消散。
拉布多的黄昏落日缩短，
成为亮星的夜景。
在极光所喷出的光明中，
沉默不做一声。

钢铁厂的天空熊熊一片，
衬托在暗灰色的朦胧中，
火花迸裂出白色的闪电，
人还要等很久，很久。

人终于会得到胜利。
兄和弟终于会站在一起：
这古老的铁砧嘲笑那些敲断了的铁锤。
有些人是收买不了的。
出生在火里的安于火。
星座们一点也不闹。
你不能叫风不吹。
时间是伟大的导师。
谁能活着没有个希望？
在黑暗中，背着一大堆悲伤
人大踏步向前进。

在夜里，一抬头就是满天星，
永远的；人大踏步向前进：
上哪去？底下是什么？

邢光祖 译

玫瑰之歌

中国·穆旦（1918—1977）

1

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
我已经疲倦了，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
那儿有碧绿的大野，有成熟的果子，有晴朗的天空，
大野里永远散发着日炙的气息，使季节滋长，
那时候我得以自由，我要在蔚蓝的天空下酣睡。

谁说这儿是真实的？你带我在你的梳妆室里旋转，
告诉我这一样是爱情，这一样是希望，这一样是悲伤，
无尽的涡流飘荡你，你让我躺在你的胸怀，
当黄昏溶进了夜雾，吞噬的黑影悄悄地爬来。

○让我离去，既然这儿一切都是枉然，
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我要走出凡是落絮飞扬的地方，
因为我的心里常常下着初春的梅雨，现在就要放晴，
在云雾的裂纹里，我看见了一片腾起的，像梦。

2

现实的洪流冲毁了桥梁，他躲在真空中
什么都显然褪色了，一切是病恹而虚空，
朵朵盛开的大理石似的百合，伸在土壤的欲望里颤抖，
土壤的欲望是裸露而赤红的，但它已是我们的仇敌，
当生命化作了轻风，而风丝在百合忧郁的芬芳上飘流。

自然我可以跟着她走，走进一座诡秘的迷宫，
在那里像一头吐丝的蚕，抽出青春的汁液来团团地自缚；
散步，谈电影，吃馆子，组织体面的家庭，请来最懂礼貌的朋友茶会，
然而我是期待着野性的呼喊，我蜷伏在无尽的乡愁里过活。

而溽暑是这么快地逝去了，那喷着浓烟和密雨的季候；
而我已经渐渐老了，你可以看见我整日整夜地围着炉火，
梦寐似的喃喃着，像孤立在浪潮里的一块石头，
当我想着回忆将是一片空白，对着炉火，感不到一点温热。

3、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了，他会健康起来吗

在昆明湖畔我闲踱着，昆明湖的水色澄碧而温暖，
莺燕在激动地歌唱，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
播种的季节——观念的突变——然而我们的爱情是太古老了，
一次颓废列车，沿着细碎之死的温柔，无限生之尝试的苦恼。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
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
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
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 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熔岩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

1940 年 3 月

二、爱情之花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

拜英·拜伦（1788 - 1824）

—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象夜晚
皎洁无云而且繁星漫天；
明与暗的最美妙的色泽
在她的仪容和秋波里呈现：
耀目的白天只嫌光太强，
它比那光亮柔和而幽暗。

二

增加或减少一份明与暗
就会损害这难言的美。
美波动在她乌黑的发上，
或者散布淡淡的光辉
在那脸庞，恬静的思绪
指明它的来处纯洁而珍贵。

三

呵，那额际，那鲜艳的面颊，
如此温和，平静，而又脉脉含情，
那迷人的微笑，那容颜的光彩，
都在说明一个善良的生命：
她的头脑安于世间的一切，
她的心充溢着真纯的爱情！

查良铮 译

永恒的吻

法·阿波里奈尔 (1880-1918)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高行健 译

发现

中国·穆旦（1918—1977）

在你走过和我们相爱以前，
我不过是水，和水一样无形的沙粒，
你拥抱我才突然凝结成为肉体；
流着春天的浆液或擦过冬天的冰霜，
这新奇而紧密的时间和空间；

在你的肌肉和荒年歌唱我以前，
我不过是没有翅膀的喑哑的字句，
从没有张开它腋下的狂风，
当你以全身的笑声摇醒我的睡眠，
使我奇异的充满又迅速关闭；

你把我轻轻打开，一如春天
一瓣又一瓣的打开花朵，
你把我打开像幽暗的甬道
直达死的面前：在虚伪的日子下面
解开那被一切纠缠着的生命的根；

你向我走进，从你的太阳的升起
翻过天空直到我日落的波涛，
你走进而燃起一座灿烂的王宫：
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边界：
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

1947年10月

“ 在这个世界上我留着 ”

捷克·塞弗尔特（1901-1986）

在这个世界上我留着
为了做你的百合花，玛丽
它们比小羊的脚爪更害羞
并惧怕每一次风暴

当我想睡去的时候
青草可以闭上我的眼睛
并对着那上面的你
再见，再见

柔软而安慰的雨洗去你脸上的光辉
明天的醒来会很美
在棺材那么黑的天空下
躺着。

贾佩琳 欧阳江河译

爱的歌曲

奥地利·里尔克（1879-1926）

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
不向你的灵魂接触？我怎能让它
越过你向着其它的事物？
啊，我多么愿意把它安放
在阴暗的任何一个遗忘处，
在一个生疏的寂静的地方，
那里不再波动，如果你的深心波动。
可是一切啊，凡是触动你的和我的，
好象拉琴弓把我们拉在一起，
从两根弦里发出“一个”声响。
我们被拉在什么样的乐器上？
什么样的琴手把我们握在手里？
啊，甜美的歌曲。

1907，卡卜里

冯至 译

白鸟

爱尔兰·叶芝(1865—1939)

亲爱的，但愿我们是浪尖上一双白鸟！
流星尚未陨落，我们已厌倦了它的闪耀；
天边低悬，晨光里那颗蓝星的幽光
唤醒了你我心中，一缕不死的忧伤。

露湿的百合、玫瑰梦里逸出一丝困倦；
呵，亲爱的，可别梦那流星的闪耀，
也别梦那蓝星的幽光在滴露中低徊：
但愿我们化作浪尖上的白鸟：我和你！

我心头萦绕着无数岛屿和丹南湖滨，
在那里岁月会遗忘我们，悲哀不再来临；
转瞬就会远离玫瑰、百合和星光的侵蚀，
只要我们是双白鸟，亲爱的，出没在浪花里！

傅浩 译

凤凰

（法国）保尔·艾吕雅（1895-1952 年）

凤凰就是那一对恋人——亚当
和夏娃——那最初的但并不是
最后的一对恋人

我是你路上最后的一个过客
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的一场雪
最后的一次求生的战斗
看，我们比以往都低，也比以往都高
我们的火堆里什么都有
有松果、有葡萄枝
还有赛过流水的鲜花
有泥浆也有露滴

我们脚下是火，火上也是火
昆虫、雀鸟和人
都将从我们脚下飞起
飞着的也即将降落

天空晴朗，大地阴沉
但是黑烟升上苍穹
天空失去一切光亮

我爱你

法国·艾吕雅（1895-1952）

为了一切我不曾认识的女人我爱你
为了一切我不曾生活过的时间我爱你
为了遥远的芬芳为了面包的热气
为了融化的雪为了最先开放的花
为了不害怕人类的无邪的生灵
为了爱我爱你
为了一切我不爱的女人我爱你

只有你能照出我我很少看见自己
没有你我只看见一片荒凉的空间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
有多少人死去了我跨过他们贫穷的尸体
我没有看穿我的镜子的墙壁
我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会生活
就像人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忘记

为了你那不属于我的明智我爱你
也为了健康的肉体
为对抗那虚幻的世界我爱你
为了这颗我抓不住的心
你以为自己是个疑问可是你却是个问题
你是照在我头上的灿烂阳光当我有了自信的时候

亚丁 译

恋人

法·艾吕雅（1895-1952）

她站在我的眼脸上
而她的头发披拂在我的头发中间
她有我手掌的形状
她有我眸子的颜色
她被我的影子所吞没
仿佛一块宝石在天上
她的眼睛总是睁开
不让我睡去
在大白天她的梦
使阳光失了色，
使我笑，哭了又笑
要说什么但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徐知免 译

情歌

西班牙·洛尔加（1898—1936）

我望着你的一双眼睛
在我是个孩子而且很好的时候。
你的双手抚爱着我
给了我一个甜蜜的吻。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
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我的心开放了
犹如一朵花在天空下面，
茁壮的片片花瓣
以及梦一般的花蕊。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
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我在房间里啜泣，
仿佛故事中的王子
为了一颗黄金的小星
在比武场口丢失。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
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我离开了你的身边，
爱着你而并不知晓
你的双眼什么模样
以及你的美发和双手，
我只留下了额头上
像只蝴蝶的你那一吻。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
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你与我之间

西班牙·希梅内斯

你与我之间，爱情竟
如此淡薄、冷静而又纯洁，
象透明的空气，
象清澈的流水，在那
天上月
和水中月之间奔涌。

林之木 译

夜晚

聂鲁达

9 2

亲爱的，倘若我死而你尚在人世，
亲爱的，倘若你死而我尚在人世，
我们不要让忧伤占领更大的疆域：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最广阔的空间。

小麦的灰尘，沙漠的沙，
时间，流浪的水，朦胧的风，
像飘浮的种籽吹扫我们。
不然我们可能无法在时光中找到对方。

这片让我们找到自我的草地，
啊小小的无限，我们将之归还。
但是爱人啊，这份爱尚未结束，

一如它从未诞生，它也
不会死亡，像一条长河，
只改变土地，改变唇形。

爱情的十四行诗

智利·聂鲁达

8

要不是因为你的眼睛有着月亮的颜色，
有彩虹，有劳动，有火焰的白天的颜色，
而且被抓住时，有着空气的活泼；
要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星期七天的琥珀；
要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金黄的时刻，
秋季在那时刻里爬上了藤萝，
而且你还是那芳香的月亮把面粉
播撒在天空而精细制成的面包；
啊，心爱的人，我就不会爱你！
在你的怀抱里我拥抱着生命的一切，
沙子，时间，还有雨中的树，
以及我为之活着的活生生的一切：
用不着走那么远我就能看到它们，
我看到在你的生命里有着活生生的一切。

17

我爱你，不是把你当作盐的玫瑰：黄玉
或者布散火焰的石竹的箭；
我爱你，如同某些幽暗的事情在爱
秘密地，爱在阴影和心灵之间。
我爱你，仿佛不开花的植物，却把
那些花的光，收到本身里面予以隐藏。
多亏你的爱，我身体里面活跃着
泥土里面升起的那种紧压的空气。
我爱你，不知道怎么爱，何时爱，哪里爱；
我爱你，直接地，不骄傲也没有问题：
我就是这样爱你因为我不知道别的方式来爱，
只有这个方式，里面没有我也没有你，
这么贴近，我胸上你的手就是我的手，
这么贴近，你带着我的梦闭上了你的眼睛。

我喜欢你沉静

聂鲁达

我喜欢你沉静，就好象你已经离去，
你从远方听我，我的声音触不到你。
好象你的眼睛已经飞逸
好象亲吻封闭了你的嘴皮。
象一切充满了我的心灵
你从中浮现，充满我的心灵。
梦中的蝴蝶，你就象我的心灵，
宛似忧郁轻轻。

我喜欢你沉静，好象你在远处。
好象你在哀叹，蝴蝶也象鸽子咕咕。
你从远方听我，我的声音达不到你：
让我安静在你的沉默里。
让我与你的沉默交谈，
沉默明亮如灯，简朴如环。
拥有安静与星宿，你象夜晚。
你的沉默是星，迢遥却直坦。

我喜欢你沉静：就好象你已经离去，
遥远又充满忧愁，好象你已经逝去。
只要一个字，一个微笑，就已足够。
我是快活，又不是真的快活。

王央乐 译

“ 我曾在 ”

印度·泰戈尔

6

我曾在百种形象百回时间中爱过你，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我的爱心织穿起来的诗歌的链子
你曾仁慈地拿起挂在颈上，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当我听着原始的故事，
那远古时期的恋爱的苦痛，
那古老时代的欢会和别离，
我看见你的形象从永生的
昏暗中收集起光明
像永远嵌在“万有”记忆上的星辰呈现着。

我俩是从太初的心底涌出的
两股爱泉上浮来。
我俩曾在万千情人的生命中游戏
在忧伤的充满着眼泪的寂寞中，
在甜柔的聚合的羞颤中，
在古老的恋爱永远更新的生命里。

那奔涌的永恒的爱洪流
至终找到了它的最后完全的方向。
一切的哀乐和心愿，
一切狂欢时刻的记忆，
一切各地各时的诗人的恋歌
从四面八方到来
聚成一个爱情伏在你的脚下。

爱在我们之间升起

西班牙·埃尔南德斯

爱在我们之间升起
像月亮在两棵棕榈之间——
它们从未拥抱。

两个身体亲密的絮语
汇成一片沙沙的波涛，
但沙嘎的是受折磨的声音，
劈唇化作了石雕。

肉体温起互相缠绕的渴望，
连骨髓都被照亮而燃烧，
但伸出去求爱的手臂
却在自身之中枯凋。

爱——月亮——在我们间传递，
而又吞噬销蚀分隔的身体，
我们是两个幽灵，远远相望
而互相寻找。

飞白 译

十年

艾米·洛威尔

你初来时，象红酒和蜜，
甜蜜的滋味灼烧我的口唇。
如今你象早晨的新鲜面包，
平易、可口，
我几乎没尝到你因为我已熟识你的味道，
但我却得到了充分的滋养。

第一首情歌

（波兰）安娜·申切斯卡

爱的夜晚如此纯净
像一只古代的乐器
微风抚弄着它。

爱的夜晚如此富有
像一个加冕仪式
它是肉体的
像怀孕的妇女的肚子
和精神的
像一个节拍

仅仅是生活的瞬间
却希望它成为生活的结论
仅仅是在离去
却期待它懂得世界的本质

爱的夜晚
如此有野心。

崔卫平译

最伟大的爱情

（波兰）安娜·申切斯卡

她六十岁 拥有
生命中最伟大的爱情

她和心爱的人挽手漫步
微风吹乱了他们灰色的头发。

心爱的人说：
“你的每根发丝都象珍珠。”

她的孩子们说：
“老傻瓜。”

崔卫平译

当你老了

爱尔兰·叶芝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
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
慢慢吟诵，梦见你当年的双眼
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

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
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
唯独一人爱你朝圣者的心，
爱你日益凋谢的脸上的哀戚；

当你佝偻着，在灼热的炉栅边，
你将轻轻诉说，带着一丝伤感：
逝去的爱，如今已步上高山，
在密密星群里埋藏它的赧颜。

飞白 译

寂静的花园浓荫密布

勃留索夫

寂静的花园浓荫密布，
她悄声耳语：“我多么爱你。”
月亮流泻出银色的清辉，
波浪在月色下轻轻摇曳。

但这个时刻不是我的期待，
我的幻想飘向了另一种境界；
我感到这一切都是虚情假意
就像这个月夜一样平淡乏味。

当嘴唇和嘴唇吻合在一起，
我想起了遥远岁月的梦幻，
那是令人销魂的感情交流，
月亮闪烁的也是另一种光芒。

（黎皓智译）

恋人们的逃逸

克罗地亚·米赫里奇（1928-）

我告诉你，我们得立刻离去。
去哪里？我们待会儿再决定。
重要的是尽快离去。
我觉得我的内脏开始腐烂。

我的眼睛已枯干，垂挂如烧焦的叶子。
心头的钟越走越慢——只能隐隐听见。
离开墓穴，我怎会难过？
如果有人乐在其中，我又能怎么样。

来吧，别踌躇了，爱人。
去他的棺材——它们早已布满病菌。
我们不走陆路——那里可能有埋伏。
我们凌空而去——穿过群星。

记忆

瑞典·拉格克维斯特

什么也不能干扰我俩在一起的时辰，
风不吹，云不走。
世上的一切都已静息，只有我俩
在大地的静谧中漫步。
一切就是这样呀，我记忆中的一切。
晨露在你脚下跳闪，
树站在阳光里，整个大地在发光。
——一切和我记忆中的一样，但如今
却改变了模样。

李笠 译

回答

俄·莱蒙托夫(1814～1841)

谁要是曾经尝到过苦痛，
谁要是爱情闭起眼睛，
那么由于风险以及希望
他的心不会第二次跳动。
他只爱孤独生活的黑暗，
他不再知道什么是眼泪，
空洞无谓的幻想的陶醉
永远的从他的面前敛迹。
他失掉感觉，象一个树桩，
闪电触到了它，它被烧尽，
消灭了——再没有生命之汁，
它再也不能养育枯枝，——
它身上留下命运的烙印。

1829 年

余振 译

我曾经爱过你

俄·普希金(1799~1837)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

戈宝权 译

消逝

智利·米斯特拉尔(1889-1957)

我的躯体要一滴一滴地离开你。
我的脸庞要在沉闷的油彩中离去；
我的双手要化作零散的水银，
我的双脚要化作两个尘土的时辰。
一切都要离开你！一切都要离开我们！
我的声音要走了，它曾是你的钟
只对我们发出声音。
在你如梭的视线中，
我将失去紧缩的表情。
目光要离开你，当它注视你的时候，
献上刺柏和榆树。
我要带着你的气息离开你：
宛似你身体挥发的湿气。
我要带着失眠和梦幻离开你，
消失在你最忠实的记忆。
在你的记忆中，我变得与那些人相同，
既没在平原也没在丛林中诞生。
我愿化作血液，流动
在你劳作的手掌和果汁似的口中。
我愿变成你的内脏，焚烧
在我从未听到的你的行进中，
在你宛似孤独大海的癫狂
回荡在黑夜的激情中！
一切都要离开我们，都要离开我们！

赵振江 译

冷却的白昼

瑞典·索德格朗（1892—1963）

四

你寻求一枝花朵
却找到一棵果实。
你寻求一注泉水
却找到一片汪洋。
你寻找一位女人
却找到一个灵魂——
你失望了。

北岛 译

情歌

以色列·阿米亥

人人使用别人
来治疗他们的伤痛。每个人都把对方
放在自己生存的伤口上，
放在眼睛、阴茎、阴户、嘴巴和张开的手上。
他们彼此攥紧，不许对方离去。

罗池 译

爱

瑞典·索德格朗（18923—1963）

我的灵魂是天空浅蓝色的衣裳；
我把它留在海边的峭壁上
赤裸裸的，我走向你好象一个女人。
好象一个女人我坐在你桌上
饮下一杯酒，吸进了玫瑰的芳香。
你认为我很美，象你在梦中所见的，
我忘掉了一切，忘掉了我的童年和家乡，
只知道你的爱抚俘虏了我。
你微笑着拿来一面镜子，让我看看自己。
我看见我的双肩是尘土做的，又化为粉齏，
我看见我的美是病态的，除了消失没有别的欲望。
哦，把我仅仅搂在你的怀里，使我不再需要什么。

北岛 译

情歌

休斯

他爱她，她也爱他
他的亲吻吮吸出她的整个过去和未来，或
是想这样
他没有别的欲望
她咬他啃他吮他
她要他整个儿进入她
平安、确切，直至永远
他们的喘息振翅飞进窗帘

她的眼睛什么也不想放过
她的目光铁钉般盯住他的手他的腕他的肘

他紧抓住她的手，不让生命将她脱离那个
时刻
他希望时间不再流动
他希望倒下的双臂将她环抱
从那一刻的边缘坠入虚无
或永恒或任何什么
她的搂抱是巨大的挤压
将他压进她的骨头
他的微笑是蜘蛛的叮咬
他就这么躺着，直到她感到饥饿
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只占领的军队她的微笑是谋杀者的企图
她的目光是复仇的枪弹短剑
她的每一瞥都是嘴角里心怀叵测的幽灵
他的轻语是个写个没完的律师
他的爱抚是流浪汉最后的希望
她的爱情游戏是铁索的碾磨
而他们低沉的喊叫爬过地板
象头野兽拖着巨大的罗网
他的诺言是外科医生的口罩
她的诺言揭下了他的头盖骨
她要它做一枚别针
他的誓言吸尽了她的元气
他教她编织情结
她的誓言将他的眼睛放进
她秘密抽屉深处的甲醛溶液
他们的尖叫扎进墙壁
他们的头分离，入睡，象切成两半的
西瓜，但爱是不会停止的
他们在相互的纠缠的睡眠中交换手臂的大
腿
他们在梦中占领彼此的大脑

黎明，他们戴着彼此的面孔。

请你记住

法·缪塞（1810—1857）

请你记住，当惶惑的黎明
迎着阳光打开了它迷人的宫殿；
请你记住，当沉思的黑夜
在它银色的纱幕下悄然流逝；
当你的心跳着回答欢乐的召唤，
当阴影请你沉入黄昏的梦幻，
你听，在森林深处，
有一个声音在悄声低语：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当各种命运
逼得我与你终生永别，
当痛苦、流亡和无穷的岁月
迫使这颗绝望的心枯萎；
请你想到我悲哀的爱情，想到崇高的永诀！
当人们相爱时，分离与时间都不值一提。
只要我的心还跳动，
它永远对你说：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当在冰冷的地下
我碎了的心永久睡去，
请你记住，当那孤寂的花
在我的坟墓上缓缓开放。
我再也不能看见你，但我不朽的灵魂
却象一个忠诚的姐妹来到你身边。
你听，在深夜里，
有一个声音在呻吟：
请你记住。

陈澄莱 冯钟璞 译

爱情比忘却厚

美·卡明斯

爱情比忘却厚
比回忆薄
比潮湿的波浪少
比失败多

它最痴癫最疯狂
但比起所有
比海洋更深的海洋
它更为长久

爱情总比胜利少见
却比活着多些
不大于无法开始
不小于谅解

它最明朗最清醒
而比起所有
比天空更高的天空
它更为不朽

三、自由与正义

回旋舞

（法）保尔·福尔（1872—1960）

假如全世界的少女都肯携起手来，她们可以往大海周围跳一个回旋舞。
假如全世界的男孩都肯做水手，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船在水上造成一座美丽的桥。
那时人们便可以绕着全世界跳一个回旋舞，假如全世界的男孩都肯携起手来。

戴望舒 译

吉檀伽利

印度·泰戈尔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断；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最后一夜

法·艾吕雅（1895-1952 年）

这个小小的杀人世界
已经在冲着无辜者下手
从他嘴里夺取面包
把他和房屋一把火烧掉
取走了他的衣裳和鞋子
取走了他的时间和孩子。

这个小小的杀人世界
把死人和活人混在一道
使污泥变白，对国贼施恩，
使言语都化作谣诼。

谢谢你半夜十二支枪
于是无辜者永远安息
只有人群把他血肉模糊的躯体
和他乌黑的天空埋葬
只有人群深深懂得
谋杀者多么虚弱。

公正

法·艾吕雅（1895-1952 年）

这是人们的炽热的法律
从葡萄他们酿酒
从煤他们生火
从亲吻他们造人

这是人们严厉的法律
保持他们完好如初
不顾战争和不幸
不顾死亡的危险

这是人们温和的法律
使水成为灯光
使梦成为现实
使敌人成为兄弟

一个古老的又是新的法律
它继续使自己完善
从孩子的心底
到最高的理性

罗洛 译

勇气

法·艾吕雅（1895-1952 年）

巴黎寒冷巴黎饥饿
巴黎已不在街上吃栗子
巴黎穿上我的旧衣服

巴黎在没有空气的地铁站里站着睡
还有更多的不幸加到穷人身上
而不幸的巴黎的
智慧和疯癫
是纯净的空气是火
是美是它的饥饿的
劳动者的仁善
不要呼救啊巴黎
你是过着一种无比的生活
而在你的惨白你的瘦削的赤裸后面
一切人性的东西在你的眼底显露出来
巴黎我美丽的城市
像一枚针一样细像一把剑一样强
天真而博学
你忍受不住那不正义
对于你这是唯一的无秩序
你将解放你自己巴黎
像一颗星一样战栗的巴黎
我们仍然活着的希望
你将从疲倦和污泥中解放你自己
弟兄们鼓起勇气来
我们这些没有戴钢盔
没有穿皮靴没有戴手套也没有受教养的人
一道光线在我们的血管中亮起来
我们的光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们之中最好的人已为我们死去
而现在他们的血又找到了我们的心
而现在从新是一个早晨一个巴黎的早晨
解放的黎明
新生的春天的空间
愚蠢的力量战败了
这些奴隶我们的敌人
如果他们明白了
如果他们能够明白
便会站起来的

戴望舒 译

宵禁

法国·艾吕雅（1895-1952 年）

门口有人把守着你说怎么办
我们被人禁闭着你说怎么办
街上交通断绝了你说怎么办
城市被人控制着你说怎么办
全城居民在挨饿你说怎么办
我们手里没武器你说怎么办
黑夜已经来到了你说怎么办
我们因此相爱了你说怎么办

（罗大冈 译）

课堂

捷克·赫鲁伯（1923 - 1998）

一棵树进来鞠了一躬说：
我是一棵树。
一粒从天空撕下的黑色影子说：
我是一只鸟。

降落在一只蜘蛛网上
像爱的某种东西
走上前来
并且说
我是沉默

但是在黑板上纵横着
一头民族的、民主的马
穿着背心
它重复着
在它每扇耳朵上刺着
再三地刺着
我是历史的动力
并且
我们全都
热爱
进步
和
勇气
和
战士的愤怒

在教室门的下方
叮咚响着
一条血腥的小溪

从那里开始
对于无辜者的
大屠杀

崔卫平 译

发明

捷克·赫鲁伯（1923 - 1998）

穿宽大白袍的聪明人站起来
在节日里，历数他们的劳作
国王贝洛斯听着呢。

噢，伟大的国王，第一人说，我为御座发明了一双翅膀。您将在天空实行统治。——
接着有人欢呼，有人喝彩，这个人应得到丰厚的回报。

噢，伟大的国王，第二人说，我制作了一架自动飞龙。它将自动地将您的敌人打败。——
接着有人欢呼，有人喝彩，这个人应得到丰厚的回报。

噢，伟大的国王，第三人说，我创造了恶梦驱逐器。现在没有东西能干扰陛下的睡眠。
接着有人欢呼，有人喝彩，这个人应得到丰厚的回报。

但只有第四人说，今年持续的失败拖住了我的脚步。全盘皆输。我经手的每件事都不成样子。——接着是可怕的沉默
聪明的国王贝洛斯也一声不响。

后来弄清楚第四个人
是阿基米德。

崔卫平 译

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捷克·赫鲁伯（1923 - 1998）

他轻轻一掬
杀死了圆，正切
和横切之点
以至无穷

为逃脱
四等分的刑罚
他禁止数目
从三往上走

今天在锡拉库萨
他领导着一支哲学家的学派
蹲在他的戟上
为另外一个千年
并写道：

—二
—二
—二
—二

崔卫平 译

在奥尔什丁的犹太人公墓

捷克·赫鲁伯（1923 - 1998）

卡夫卡墓，四月，有阳光的季节

掩映在槭树丛深处
一些被遗忘的石头
像撒落的词。
如此紧密的孤独
比得由石头砌成。

大门口那位上了年纪的人。
一个格里高尔·萨姆沙
他没有变形，
眯着眼
在直射阳光中，
回答每一个问题：

抱歉，我不知道。
我不是布拉格人。

崔卫平 译

夜间的死亡

捷克·赫鲁伯

遥远地，遥远地

她吐出最后的词在天花板上飘浮
像云层。
餐具柜哭泣。
围裙在颤抖
像覆盖着一个深渊。

最终。年幼的孩子们都上床了。

然而到了午夜
死去的女人站起来
吹灭尚在燃烧的蜡烛（浪费它们是一种遗憾）
飞快地补完最后一只袜子，
在棕黄色锡皮罐里
找出她的五十五个硬币
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找出失落在碗橱后面的剪刀，
找出一只手套
它们是在一年前丢失，
检查房间所有的门把手，
将它们拧紧
喝完她的咖啡
然后再躺下。

早晨他们将她弄走。
将她焚烧。
那些灰粗糙得
像煤灰。

崔卫平 译

拿破仑

捷克·赫鲁伯（1923 - 1998）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是什么时候
出生的？教师问道。

一千年前，孩子们说。
一百年前，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这一生
做了些什么？教师问道。

他赢得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他输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卖肉人曾经有一条狗，
弗兰克说，
它的名字叫拿破仑，
卖肉人经常打它，
那只狗
一年前
死于饥饿。

此刻所有的孩子都感到悲哀
为拿破仑。

崔卫平译

战争时代（选二）

英国·奥登（1907—1973）

十四

是的，我们要受难，就在此刻；
天空像高烧的前额在悸动，痛苦
是真实的；探照灯突然显示了一
些小小的自然使我们痛哭。

我们从来不相信他们会存在，
至少不存在我们这里。它们突地
像丑恶的、久已忘却的记忆涌来，
所有的炮像良心一样都在抗击。

在每个爱社交、爱家庭的眼睛后
一场私下的屠杀在进行摧毁
一切妇女，犹太人，富翁和人类。

山峦审判不了我们，若我们说了谎。
我们是地面的居民；大地听从着
智慧的邪恶者直到他们死亡。

十八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没有重要的知识会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
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这是一间疯人屋

[美国]毕肖普（1911-1979）

这是一个人
躺在疯人屋里

是时候了
让那个倒霉的人
躺在疯人屋里

那是一只手表
说是时候了
让那个多话的人
躺在疯人屋里

那是一个水手
戴着那手表
那表告诉那尊贵的人时间
那人躺在疯人屋里

那是用木板搭成的港口
是那水手到达的地方
那水手戴着那手表
那表告诉那勇敢的老人时间
那老人躺在疯人屋里

那是那高墙和牢房
那海洋甲板上的风和云朵
正在航行的是那水手
那水手戴着那手表
那表告诉那乖戾的人时间
那乖戾的人躺在疯人屋里

那是一个犹太人戴着报纸做的帽子
在牢房中跳着舞泪如雨下
脚下是吱吱嘎嘎的木板海洋
远处是那水手

上紧手表的发条
那表告诉那残酷的人时间
那残酷的人躺在疯人屋里

这是一个书籍被放倒的世界
那是一个犹太人戴着报纸做的帽子
在牢房中跳着舞泪如雨下
脚下是吱吱嘎嘎的木板海洋
远处是那水手
上紧手表的发条
那表告诉那繁忙的人时间
那繁忙的人躺在疯人屋里

这是一个男孩轻拍地板
想要探知那是否是那世界
那被放倒的世界
那戴着报纸帽的犹太人的世界
那跳着舞泪如雨下的世界
华尔兹舞划过整条摇晃的甲板
那甲板上是那沉默的水手
那水手听着那手表
那表嘀嗒着报告时间
在那个时刻那沉闷的人
躺在疯人屋里

这是那岁月那墙壁和门
把那轻拍地板的少年囚禁在其中
那少年在触摸那世界是否在那里被放倒
那是一个戴着报纸帽的犹太人
那犹太人在牢房里自得其乐地跳舞
在那逝去之海的甲板之上
身边路过那目光凝滞的水手
那水手摇晃着他的表
那表告诉诗人时间

那诗人躺在疯人屋里

这是那士兵从战争中回还

这是那岁月那墙壁和门

把那轻拍地板的少年囚禁在其中

那少年在触摸那世界是否在那里被放倒

那是一个戴着报纸帽的犹太人

那犹太人在牢房里小心翼翼地行走

行走于那厚厚的棺木

伴随着那疯狂的水手

那水手给我们看他的手表

那表告诉那可怜人时间

那可怜人躺在疯人屋里

死亡赋格

保罗·策兰（1920—1970）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他吹口哨召回猎犬
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早上中午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屋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
宽敞
他高叫把地挖深些你们这伙你们那帮演唱
他抓住腰中手枪他挥舞他眼睛是蓝的
挖得深些你们这伙用锹你们那帮继续奏舞
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他玩蛇
他高叫你们把死亡奏得美妙些死亡是来自
德国的大师
他高叫你们把琴拉得更暗些你们就像烟升
向天空
你们在云中有个坟墓躺着挺宽敞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傍晚早上喝我们喝呀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瞄得很准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许给我们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

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

（英国）狄兰·托马斯(1914-1953)

直到创造人类
主宰禽兽花木
君临万物的黑暗
以沉寂宣告最后一缕光明闪现
而那静止的时辰
来自轭下躁动不安的大海
而我必须再一次进入
水珠圆润的天庭
和玉蜀黍的犹太教堂
我才能为一个声音的影子祈祷
或在服丧的幽谷之中
播撒我苦涩的种子去哀悼
这个孩子高贵而壮烈的死亡。
我不会去谋杀
她那与严峻的真理同行的人性
也不会再以天真
和青春的挽歌
去亵渎生命的港口。
伦敦的女儿与第一批死者同穴深葬，
众多的至亲好友将她裹没，
永恒的尘粒，母亲深色的血管
默默地傍依着冷漠地
涌流不息的泰晤士河。
第一次死亡以后，再没有另一次死亡。

汪剑钊 译

那只签署文件的手

（英国）狄兰·托马斯(1914-1953)

那只签署文件的手毁灭了一座城市；
五根至高无上的手指扼杀生机，
死者的世界成倍扩大，国土分裂；
这五个王置一个王于死地。
那只强权的手伸向倾斜的臂膀，
指关节僵直钙化成灰；
一支鹅毛笔结束了一场谋杀
结束了一次谈话。
那只签署条约的手孕育了一场热病；
饥荒蔓延，蝗虫四起；
伟大是那只统治人类的手
签下一个潦草的名字。
这五个王清点死者，但不抚慰
结痂的伤口也不抚摸额头；
一只手统治怜悯一只手统治天国；
两手无泪可流。

海岸傅 浩鲁萌 译

手

中国·穆旦

我们从哪里走进这个国度？
这由手控制而灼热的领土？
手在条约上画着一个名字，
手在建筑城市而又把它毁灭，
手掌握人的命运，它没有眼泪，
它以一秒的疏忽把地球的死亡加倍，
不放松手，牵着一个一个的灵魂
它拿着公文皮包或者按一下门铃，
十个国王都由五指的手推出，
我们从哪里走进这个国度？

万能的手，一只手里的沉默
谋杀了我们所有的声音。
一万只粗壮的手举起来
可以谋害一双孤零的眼睛，
既然眼睛旋起像黑夜的雾，
我们从哪里走进这个国度？
既然五指的手可以随意伸开，
四方的风都由它吹来，
紧握着钱的手到处把我们拦住，
我们从哪里走进这个国度？

1947年10月

草

（美）卡尔·桑德堡

让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尸如山积，
把他们铲进坑，再让我干活——
我是草；我掩盖一切。
让葛梯斯堡尸如山积，
让依普尔和凡尔登尸如山积，
把他们铲进坑，再让我干活。
两年，十年，于是旅客们问乘务员：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到了何处？

我是草。
让我干活。

飞白 译

锡安山和耶路撒冷的诗篇

以色列·阿米亥

6

“他伤在哪？”你不知道
他们说的是身体的某个部位
还是土地的某个区域。

有时，一发子弹
在击穿身体的同时
也击伤了这国家的土地。

11

我出生的城市被加农炮毁了。
我来到这里时乘坐的轮船，在战争中沉了。
我留下恋情的哈马迪的谷仓，被火烧了。
艾杰迪的报亭被敌人炸了，
我在爱的夜晚来回穿行的伊斯米利亚大桥，
被炸成了碎片。
依据这份精确的地图，我的一生在我背后被
抹掉了。
那些记忆能留存多久呢？
一起长大的女友被杀了，父亲也死了。

从此，你不要选择我作一个儿子或房客，
作一个情侣、市民或过桥者。

34

我不必铭记，让那纪念的山铭记，
这是它的职责。让那纪念的公园铭记，
让那以他们命名的街道铭记，
让那著名的建筑铭记，
让那以上帝名义的祈祷者的住所铭记，
让那滚动的律法书卷轴铭记，
让那纪念碑铭记。让那旗帜铭记，
它们是历史五颜六色的裹尸布：它们所包裹
的那些尸骸
已经化为尘埃。让那尘埃铭记。
让那门口的垃圾铭记。让那胎盘铭记。
让全天地间的飞禽走兽吞食并且铭记。
让它们全都铭记。我就可以安息。

[中译注]

1. 锡安山，耶路撒冷地名，圣殿的所在地。
2.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为收复失地，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又称“赎罪日战争”、“十月战争”、“斋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伤亡惨重，一共阵亡5000多人（一说2800人），约为人口的1/700。本诗当作于此时。

罗池译

为它们标上记号

以色列·阿米亥

为它们标上记号。记住这些衣服
是你爱的人穿过的，
这样失去他的那天你能够说：最后一次见面
他的衣着是如此如此，褐上衣，白色帽子。
为它们标上记号。因为他们没有面孔
他们的灵魂被遮蔽了，他们哭泣如同欢笑
他们的沉默和他们的尖叫都达到同样高度
他们的体温总在 97 到 104 华氏度之间
他们越出这狭窄的缝隙就会丧生，
他们没有塑像、照片或记录
他们只有一些
庆典上使用的一次性纸杯和纸盘。

为它们标上记号。因为这个世界
到处是沉睡中撕裂的人。
没人修补他们的裂痕，
与野外的鸟兽不同，
他们各自生存在孤独的巢穴，
死在一处，在战地，
在医院。
大地将他们全部吞噬，
不分善恶，就像吞噬可拉诸人那样，
即使他们抵抗死亡
张着嘴，坚持到最后一息，
赞美和诅咒组成一首挽歌。
标上记号，为它们标上记号。

[罗池译注]

- 1、“给它们标上记号”：模仿犹太人歌颂割礼的宗教赞美诗。本诗主要描写阵亡士兵的战壕生活，以纪念他们。英文版有译作“努力记住一些细节”。
- 2、“98 到 104 华氏度”，实际上是说中东沙漠的酷热。
- 3、“自己孤独的巢穴”，指战壕的单兵坑。
- 4、“就像吞没可拉全族那样”，见《旧约·民数记·十六》，可拉率 350 个犹太首领叛乱，挑战摩西的领袖地位并想返回埃及，摩西奉耶和华之命使大地开口，可拉诸人“活活地坠落阴间”。

幸存者

波兰·罗兹维克(1921-)

我二十四岁
通向大屠杀
我幸存下来。

如下的词是空洞的同义反复：

人和兽
爱和恨
朋友和敌人
黑暗和光明。

杀死人和兽的途径是一样的
我曾经见过：
一车车遭滥杀的人
他们不再幸存。

观念仅仅是词：

善和恶
真理和谎言
美和丑
勇气和怯懦。

善和恶价值相等
我曾经见过
一个人同时
是邪恶的又是正直的。

我寻觅一位先生或一位大师
也许他能使我恢复听力和重新开口
它能再度叫出事物和观念的名称
也能将黑暗和光明分离开来。

我二十四岁
通向大屠杀
我幸存下来。

崔卫平 译

悲哀

波兰·罗兹维克(1921-)

我转身面向你高贵的牧师
教员法官艺术家
鞋匠哲学家和官员
还有你 我的父亲
请让我把话说完

我已经不年轻
不要让我单薄的身体
我柔软洁白的脖子
我宽阔优雅的前额
我潮湿的嘴唇下方的茸毛
我天真无邪的笑声
我跳跃的步伐
欺骗你们

我已经不年轻
不要让我的无辜
我的清白
我的纯粹
柔弱和单纯
令你们感动

我已经二十岁
我是一个谋杀者
我是一件工具
盲目得像一把斧头
我将一个男人打死
再用充血的手指
抚摸妇女们雪白的胸脯

我所看见的负伤
不是天堂或玫瑰
不是筑在树上的鸟巢
也不是圣·弗朗西斯科
阿喀琉斯或赫克托
整整六年
鲜血从我的鼻孔汩汩流出
我不相信血变成酒
不相信罪过的赦免
不相信肉体的死而复活

崔卫平译

辫子

波兰·罗兹维克(1921-)

在流放中所有的妇女
发辫被削掉
四个工人用细桦木条做成的笞帚
清理
聚拢这些头发

在洁净的玻璃背后
这些挺直的发丝仍然停留于
在毒气室窒息而死的人身上
那些饰针和侧梳
仍在原地

这些头发不再闪耀光泽
不再被微风掀起
不再有任何人的手
或者雨水、嘴唇抚摸

在巨大的箱子里
蜷伏着这些死者
干枯头发的云堆
和一条褪了色的辫子
系着丝带
曾经被学校里淘气的男孩
所拉扯

1948。奥斯维辛纪念馆

崔卫平译

其他生命

尼娜·凯瑟（1924——）

我随意写下的几乎全部
都来威胁我。
我称呼一只海鸥
它的影子便来覆盖我，
它嘴巴的阴影穿过我的头颅，
一种血腥的幻影在我脸上流淌。
我说"饥渴"或"再见"，
"饥渴"便溢满我的眼眶
融化我的腑脏
至于"再见"
它将我的爱连根拔起
张开我的手臂
结果每件事都滑落在地

书写它们，我想让它们自由
但是他们仅仅知道怎样去捕获和吞咽
只有当嗜杀时它们才感到解放
它们也不相信诗中其他生命

崔卫平 译

我离开这些墙壁

尼娜·凯瑟（1924——）

我离开这些墙壁
上面涂满了我的血迹--
那是一场残忍的屠杀。
此刻我飞过城市的上空
并不象一位夏加尔新娘
她的身旁是她的新郎，那位小提琴家
而我却象一个带翅膀的恶梦
带着整部羽毛肮脏的传记。

我或许早该离开，
在被孤独扼杀之前，
被伐人者的斧头胡乱砍伐之前，
让食人肉者吸掉脑髓之前，
我或许--
但是谁知道忍受的界线？
我们等待，我们始终等待，
日子匆匆走远，生命飞速离去；
黑色蠕虫挖掘它们的通道
在我们的骨头里：在我们的眼睛中
白天的牛奶已经变酸
我们的舌头肿胀象一只爱责骂的软体动物

但是看哪，我已经离开那所大屠杀的房子
现在我是一只恶梦之鸟；
每个人听到我的翅膀的声音，
没有人能认出我。

崔卫平 译

我们的恐惧

(波兰) 齐别根纽·赫伯特 (1924—1998)

我们的恐惧
并不套着一件夜晚的衬衫
不具有猫头鹰的眼睛
不是去掀开一只棺材盖子
或熄灭一支尚在燃烧的蜡烛

甚至不具有一张死者的面容

我们的恐惧
是在口袋中发现的
写在纸上的一句话
"提醒伏契克
德劳加街老地方有危险"

我们的恐惧
并不从飓风的翅膀上兴起
并不停落在一座教堂的塔尖
它就在现实当中

它有着
用仓促做成的形状
穿着带体温的衣服
拎着口粮
和武器

我们的恐惧
不拥有一张死者的面容
死者对我们温柔的
我们把他们扛在肩上
裹在同一条毯子底下

合上他们的眼睛
摆正他们的嘴唇
挖一个干燥的坑
把他们埋掉

不要太深
也不要太浅

(崔卫平 译)

趣味的力量

(波兰) 齐别根纽·赫伯特 (1924—1998)

这完全不需要伟大的性格
我们拒绝、失望和抵抗
只是拥有一点点起码的勇气
但这主要是一件趣味方面的事情
是的趣味
于其中有着灵魂的质地和良心的软骨

有谁知道我们能否做得更好一些
是想给瘦如薄饼的女人献上玫瑰
还是献给博斯画中迷人的角色
但此时有着怎样的恐怖
可怕的陷阱，谋杀者的小巷、营房
被唤作正义的殿堂
一个土生土长的摩菲斯特穿着列宁装
把奥罗拉的孙辈送往旷野
男孩有着土豆般的脸
丑陋的女孩双手通红

他们的修辞学用廉价的麻袋布做成
(马尔库斯·图勒斯在坟墓中翻转不已)
同义反复的一连串概念象落下来的鞭子
屠杀者的辩证法无理可讲

他们的句法来自主观性的美

因此美学在生活中可能有所帮助
一个人不可能忽略美的学习

在宣布答应之前我们必须仔细审视
建筑的式样，铜鼓和管乐的节奏
办公室的颜色和葬礼的可鄙仪式

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拒绝服从
我们感觉的君王骄傲地选择流放

这完全不需要伟大的性格
我们仅仅拥有一点点勇气
但这主要是一件趣味方面的事情
是的趣味
它要求我们走开，做出一张扭歪的面孔和一种嘲弄
甚至为了这身体上罕见的满足必须
低下头颅

(崔卫平 译)

普洛克路斯忒如是说

（波兰）齐别根纽·赫伯特（1924—1998）

我的流动王国在雅典和迈加拉之间
在那里我独自统治森林沟壑悬崖
没有君王的节杖老年人的忠告仅仅有一根棍棒
仅仅披着一头狼的外衣

我也没有臣民
如果有的话他们不会活得比黎明更长

神话专家们错误地称我为强盗
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学者和改革家
我真正的热情在于人体测量

我用一个完美的人的尺寸做成一张床
我用这床衡量被捉到的过路人
我不得不--我承认--拉长--一些胳膊和截断
一些腿

接受治疗的病人死去 他们死得越多
我越是确信我的研究是正当的
因此所谓进步不能没有牺牲者

我渴望取消高人与矮人的差异
我想给讨厌的多样化人类单一的式样
为使人们整齐划一我竭尽全力

我的头颅被忒修斯砍去那杀害无辜的诺陶诺斯的凶手
他利用一个妇女的线团逃出迷宫
一个没有原则和前景的聪明人

我有一个切实的希望有人会继续我的劳作
将这个刚开始的如此精彩的事业进行到底

崔卫平 译

手枪

中国·欧阳江河（1956—）

手枪可以拆开
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
一件是手，一件是枪
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
手涂黑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党

而东西本身可以再拆
直到成为相反的向度
世界在无穷的拆字法中分离

人用一只眼睛寻找爱情
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
子弹眉来眼去
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
政治向左倾斜
一个人朝东方开枪
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

黑手党戴上白手套
长枪党改用短枪
永远的维纳斯站在石头里
她的手拒绝了人类
从她的胸脯里拉出两只抽屉
里面有两粒子弹，一支枪
要扣响时成为玩具
谋杀，一次哑火

肖斯塔柯维奇：等待枪杀

中国·欧阳江河（1956—）

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枪杀
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无数死者列在一起
岁月有多长，死亡的名单就有多长

他的全部音乐都是一次自悼
数十万亡魂的悲泣响彻其间
一些人头落下来，象无望的果实
里面滚动着半个世纪的空虚和血
因此这些音乐听起来才那样遥远
那样低沉，象头上没有天空
那样紧张不安，象骨头在身体里跳舞

因此生者的沉默比死者更深
因此枪杀从一开始就不发出声音

无声无形的枪杀是一种收藏品
它那看不见的身子诡秘如俄罗斯
一副叵测的脸时而是领袖，时而是人民
人民和领袖不过是些字眼
走出书本就横行无忌
看见谁眼睛都变成弹洞
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被集体枪杀过
等待枪杀是一种生活方式

真正恐怖的枪杀不射出子弹
它只是瞄准
象一个预谋经久不散
一些时候它走出死者，在他们
高筑如舞台的躯体上表演死亡的即兴
四周落满生还者的目光
象乱雪落地扰乱着哀思
另一些时候它进入灵魂去窥望
进入心去掏空或破碎
进入空气和食物去清洗肺叶
进入光，剿灭那些通体燃亮的逃亡的影子

枪杀者以永生的名义在枪杀
被枪杀的时间因此不死

一次枪杀在永远等待他
他在我之外无止境地死去
成为我们的替身

1986 年于成都

他走了

(波兰) 安娜·申切斯卡(1909—1984)

死亡的手指触及我
世界坍塌
在我身上。

我躺在瓦砾里，
我的手碎裂，
腿部碎裂，
脊柱碎裂。

人们从身旁走过
隔着一定的距离。
我呼喊。他们听不见
他们走过。我要死了。

最亲爱的人走过来。
他寻找片刻。什么也没有明白。
然后离开。

他心肠软
以死来安慰其他人。

崔卫平 译

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

波兰·申波斯卡(1909—1984)

身穿小罩衣的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小阿道夫,主子希特勒的儿子?!
他也许长大当个高级律师?
或维也纳歌剧院的男高音?
这小巧的手耳眼鼻是谁的?
灌满了牛奶的肚子是谁的——莫非是哪个印刷工人、教师、商人或牧师的?
这逗趣的小腿将走向哪里?
到庭院,到学校,进入办公室,出席婚礼,
也许跟着市长的女儿?

当这小老头,小天使,小太阳
一年前降临人世
天地间并无死亡迹象:
春日的太阳,窗台的天竺葵,
庭院里激情的音乐,
玫瑰红彩绢上幸运的预言:
降世之前她母亲决定命运的梦:
梦中一只鸽子——一个欢乐的讯息,
如果抓进笼子,一个恭候已久的客人就会光临。
钉呀钉,钉个笼子,谁在这儿,阿道夫的野心。

奶嘴和尿布,呀呀学语和揩鼻涕的胸巾,
灵巧的少女,上帝保佑,木头保护
像他父母,像篮子里的猫,
像所有别的家庭相册上的孩子们。
来吧,现在我们不要哭,
遮在黑布下的摄影师叔叔将说声"卡嚓"!

阿特列·克林格,格拉本斯切斯,布劳诺,
布劳诺是个不错的小镇,
讲信用的公司,亲热的邻居,
喷香的新烤的面包和肥皂,
人们听不见狗吠和命运的脚步。
历史教师松开衣襟
在家庭作业本上打哈欠。

傅正明 译

雅什罗旁的饥饿集中营

波兰·申波斯卡(1909—1984)

写下来，写下，用普通的墨水，
在普通的纸上：没有食物，
他们全死于饥饿。全部？是多少？
草地是这么大。有多少片草叶
代表每一位？写：我不知道。
历史的骨骼记载在饱满的身躯上
一千零一变成整整一千。
那伶仃的一仿佛根本不存在。
一个虚构的胎儿，空空的摇篮，
向无人打开的识字课本。
那微笑、喊叫和膨胀着的空气，
踏进空寂探访的花园，
一片无人区。

我们在这片曾经变成肉体的草地上。
寂静残存得像一个伪证，
光天化日，碧绿。旁边有座森林
树皮剥落，吮吸苔团。
在那人目盲之前
那每日风景的配量。空中有一只鸟
它巨大翅膀的影子，
在他们的嘴巴上移动，
口顎张合，咬牙切齿。
夜空中
游魂随月而起，
昏暗的像手臂飞舞，
举着空杯子。
在带刺的铁叉上
转着一个人
他们唱歌，声音遍地。
一首欢快的战歌惊悸人心。
写吧，关于这里的宁静。
就这样。

达文 译

结束与开始

波兰·申波斯卡(1909—1984)

战争过后，
总会有人去清理，
把战场打扫整洁，
而整洁决不会自行出现。

总会有人把瓦砾
扫到路旁边，
好让装满尸体的大车，
畅行无阻地驶过。

总会有人去清除
淤泥和灰烬，
沙发的弹簧，
玻璃的碎片，
和血污的破衣烂衫。

总会有人去运来木头，
好撑住倾斜的墙壁。
给窗户装上玻璃，
给大门安上搭扣。

这些工作不会一蹴而就，
安宁需要岁月。
所有的摄影机
都已去参加另一场战争。

桥梁需要修复，
车站需要重建，
卷起的袖口，

已经破成了碎片。

有人手里拿着扫帚，
仍会想起发生过的战争。
有些人听着，
不停地频频点头。
有些人开始东张西望，
感到枯燥乏味。

时常有人
在树丛下挖出
锈坏了的刀枪，
并把它们丢进废物堆里。

那些目睹过
战火的人，
不得不把位置让给
对战争了解较少的人，
了解很少的人，
甚至毫无了解的人。

还有人会躺在
产生前因
和后果的草丛中，
嘴里咬着麦穗，
眼睛望着浮云。

(林洪亮 译)

决定忘记

希腊·赛弗里斯

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定忘记所要付出的
代价？

——乔·塞弗里斯：《大海向西》

在那寂静的湖边停步吧，过路人；
那水波荡漾的大海和历尽折磨的船只，
那环抱群山和产生了星星的道路
都在这辽阔的水面上终止。

如今你能安静地观察那些天鹅，
瞧它们：全都那么洁白，象深夜的睡眠，
一无所碍地在薄薄的平波上滑行，
平波利索地把它们举起，高出水面。

它们象你，陌生人，这些静止的羽翼，并且
你了解它们，
当那石狮的眼睛盯着你，
那大树的叶子在天空仍保持生机，
而笔尖刺透了牢房的墙壁。

不过正是这些而不是别的鸟儿屠杀了乡下
姑娘，
鲜血染红了石板路上的奶浆，
她们的马匹默默地向木槽里
抛下了象熔铅般难以辨认的东西。

于是黑夜突然在它们弯弯的颈项周围缩紧，
它们并不歌唱，因为要死也没有门径，
只好抽打，胡乱地摔打着人们的尸骨，
而它们的翅膀使恐惧为之镇静。

那时发生的情景也象你现在所看见的这样
宁静，
同样的宁静，因为已没有留下一个灵魂让我们
思考，
除了那种在石头上刻几个记号的才能，
而记号如今触动了我们记忆的底蕴。

我们也同他们一起，已经远离，很远很远了
——停步吧，过路人，
在这寂静的路边，同这些洁白无瑕的天鹅，
它们通过你的心象些白绸片一样旅行，
唤起你注意那些你经历过但已忘记的情景。

你也忘记了，当你读着石头上我们的文字；
即使这样，你和你的羊群一起仍大为惊奇，
而羊群用它们的毛扩充了你的身体，
于是你觉得你的血脉里有个牺牲的消息。

译自《航海日志-初编》
李野光译

见证人

(波兰)塔德乌什·鲁热维奇(1921-)

你知道我在里面
请你不要贸然
闯进我的房间

你可能会看到
我面对一张白纸
冥思苦索，有笔难言

耳畔是被杀者和受辱者的惨叫
怎能去描写爱的场面
可又怎能去描写死亡
当我看到孩子的笑靥

请你千万不要贸然
闯进我的房间

你会看到
一个困顿的见证人
愁绪万千，默默地看着
爱与死的一场鏖战

易丽君译

使命

波兰·米沃什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杜国清 译

逃亡

波兰·米沃什

当我们离开那燃烧中的城市时，
在第一条野径上，掉头回顾，
我说 “让野草覆盖我们的脚印吧。
让无情的先知在火中沉默，
且让死者告诉生者所发生的事。
我们注定要生出一个新的、勇猛的种族，
免于在那儿昏睡的罪恶与快乐。
我们走吧 ”于是一把火剑为我们劈开大地。
杜国清 译

雪地上的夜

中国·芒克（1950—）

雪地上的夜
是一只长着黑白毛色的狗
月亮是它时而伸出的舌头
星星是它时而露出的牙齿

就是这只狗
这只被冬天放出来的狗
这只警惕地围着我们房屋转悠的狗
正用北风的
那常常使人从安睡中惊醒的声音
冲着我们嚎叫

这使我不得不推开门
愤怒地朝它走去
这使我不得不对着黑暗怒斥
你快点儿从这里滚开吧

可是黑夜并没有因此而离去
这只雪地上的狗
照样在外面转悠
当然，它的叫声也一直持续了很久
直到我由于疲惫不知不觉地睡去
并梦见眼前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野兽

中国·黄翔（1941—）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我看见一场战争

中国·黄翔（1941—）

我看见一场战争 一场无形的战争
它在每一个人的脸部表情上进行着
在无数的高音喇叭里进行着
在每一双眼睛的惊惧不定的
眼神里进行着
在每一个人的大脑皮层下的
神经网里进行着
它轰击着每一个人 轰击着每一个人身上的
生理的和心理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

它用无形的武器发动进攻 无形的刺刀
大炮和炸弹发动进攻
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
它是有形的战争的无形的延续
它在书店的大玻璃橱窗里进行
在图书馆里进行 在每一首教唱的歌曲里
进行
在小学一年级的启蒙教科书上进行
在每一个家庭里进行 在无数的群众集会上
上进行
在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台词都一模一样的
演员的艺术造型上进行
我看见刺刀和士兵在我的诗行里巡逻
在每一个人的良心里搜索
一种冥顽的 愚昧的 粗暴的力量
压倒一切 控制一切
在无与伦比的空前绝后的暴力的
进攻面前
我看见人性的性爱在退化
火的有机体心理失调
精神分裂症泛滥 个性被消灭
啊啊 你无形的战争呀 你罪恶的战争呀
你是两千五百多年封建集权战争的
延长和继续
你是两千五百多年精神奴役战争的
集中和扩大
你轰吧 炸吧 杀吧 砍吧
人性不死 良心不死 人民精神自由不死
人类心灵中和肌体上的一切自然天性和
欲望
永远洗劫不尽 搜索不走

1969

控诉

中国·穆旦

1

冬天的寒冷聚集在这里，朋友，
对于孩子一个忧伤的季节，
因为他还笑着春天的笑容——
当叛逆者穿过落叶之中，

瑟缩，变小，骄傲于自己的血；
为什么世界剥落在遗忘里，
去了，去了，是彼此的招呼，
和那充满了浓郁信仰的空气。

而有些走在无家的土地上，
跋涉着经验，失迷的灵魂
再不能安于一个角度
的温暖，怀乡的痛苦枉然；

有些关起了心里的门窗，
逆着风，走上失败的路程，
虽然他们忠实任何情况，
春天的花朵，落在时间的后面。

因为我们的背景是千万人民，
悲惨，热烈，或者愚昧的，
他们和恐惧并肩而战争，
自私的，是被保卫的那些个城；

我们看见无数的耗子，人——
避开了，计谋着，走出来，
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助
财产获得了荣名，社会的梁木。

我们看见，这样现实的态度
强过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
不毁于战争。服从，喝彩，受苦，

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责任——

无声。在这样的背景前，
冷风吹进了今天和明天，
冷风吹散了我们长住的
永久的家乡和暂时的旅店。

2

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生命永远诱惑着我们
在苦难里，渴寻安乐的陷阱，
唉，为了它只一次，不再来临；

也是立意的复仇，终于合法地
自己的安乐践踏在别人心上
的蔑视，欺凌，和敌意里，
虽然陷下，彼此的损伤。

或者半死？每天侵来的欲望
隔离它，勉强在腐烂里寄生，
假定你的心里是有一座石像，
刻画它，刻画它，用省下的力量，

而每天的报纸将使它吃惊，
以恐吓来劝说他顺流而行，
也许它就要感到不支了，
倾倒，当世的讽笑；

但不能断定它就是未来的神，
这痛苦了我们整日，整夜，
零星的知识已使我们不再信任
血里的爱情，而它的残缺

我们为了补救，自动的流放，
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
阴霾的日子，在知识的期待中，
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

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
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
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

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
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
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1941 年 11 月

暴力

中国·穆旦

从一个民族的勃起
到一片土地的灰烬，
从历史的不公平的开始
到它反覆无终的终极：
每一步都是你的火焰。

从真理的赤裸的生命
到人们憎恨它是谎言，
从爱情的微笑的花朵
到它的果实的宣言：
每一开口都露出你的牙齿。

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
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
从我们生命价值的推翻
到建立和再建立：
最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

从我们今日的梦魇
到明日的难产的天堂，
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直到他的不甘心的死亡：
一切遗传你的形象。

1947 年 10 月

良心颂

中国·穆旦

虽然你的形象最不能确定，
就是九头鸟也做出你的面容，
背离的时候他们才最幸运，
秘密的，他们讥笑着你的无用，

虽然你从未向他们露面，
和你同来的，却使他们吃惊：
饥寒交迫，常不能随机应变，
不得意的官吏，和受苦的女人，

也不见报酬在未来的世界，
一条死胡同使人们退缩；
然而孤独者却挺身前行，
向着最终的欢快，逐渐取得，

因为你最能够分别美丑，
至高的感受，才不怕你的爱情，
他看见历史：只有真正的你
的事业，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

1945 年 7 月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中国·北岛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宣告——献给遇罗克

中国·北岛（1949—）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十年来

中国·韩东

十年来，我见过他很多次
在天桥上，在火车站
躺在一块带滑轮的木板上
关节反转过来，像鱼尾巴似地翘着
他是个残废的孩子，在向我们乞讨
可是谁又真的看见了他呢？
所以他向我们乞讨的只是钱币，而不是亮闪闪的目光

就在风中飘

（美）鲍勃·迪伦

一个人得走过多少里路程，才配得上人的称号？
对，一只白鸽子得飞过多少个海洋，才能在沙滩上睡觉？
对，这些炮弹得飞多少回，才能永远禁止掉？
朋友，回答就在风中飘，回答就在风中飘。

一个人得抬头多少回，才能看到蓝天照？
对，一个人得长多少只耳朵，才能听到人民的呼号？
对，得死多少人，他才明白人已死得不算少？
朋友，回答就在风中飘，回答就在风中飘。

一座山得经过多少年，才能夷平为海道？
对，有的人得活多少年，才能把自由争到？
对，一个人能摇头多少回，假装啥也没看到？
朋友，回答就在风中飘，回答就在风中飘。

袁可嘉译

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日本·谷川俊太郎(1931—)

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
森林寂静无语，屏住呼吸
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
人还在继续铺路

鱼在大海消失的日子
大海汹涌的波涛是枉然的呻吟
鱼在大海消失的日子
人还在继续修建港口

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
大街变得更加热闹
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
人还在建造公园

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
人彼此变得十分相似
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
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

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天空在静静地涌淌泪水
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人还在无知地继续歌唱

田原译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日本·茨木则子(1926-)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城市到处是一片倒塌声。
从一片废墟上，
可以奇怪地看到一抹蓝色的天空。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周围的人们大批大批地丧生，
在工厂里，在无名岛屿，在大海中。
我也失去机会打扮自己的青春妙龄。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没有人给我温情的馈赠。
男人们只知道立正行礼，
留下令人依恋的美丽目光全都去远征。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一片虚空，
我的心也变得冷漠无情，
只剩手脚有黝黑的光泽闪动。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我的国家输给了战争。
真是岂有此理，
我撸起衣袖在卑屈的街上大步急行。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收音机里不断涌出爵士乐声。
好象开了烟戒时一样
异国甘美的旋律使我昏沉沉得意忘情。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我非常不幸，
我愚蠢透顶，
我孤苦伶仃。

因此我决心
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
就象那法国的卢欧伯伯
年迈后仍寄情在优美的作画中
嘿！

(蓝明 译)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中国·穆旦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
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村庄，
岁月尽竭了，牲口憩息了，村外的小河冻结了，
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
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
他想什么？他做什么？
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
木格的窗子堆着沙土，我们在泥草的屋顶下安眠，
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
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
从屋顶传过屋顶，风
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
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

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1941 年 2 月

玛格丽和我的旅行

中国·多多

A

像对太阳答应过的那样
疯狂起来吧，玛格丽：
我将为你洗劫
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
电汇给你十万个
加勒比海岸湿漉漉的吻
只要你烤一客英国点心
炸两片西班牙牛排
再到你爸爸书房里
为我偷一点点土耳其烟草
然后，我们，就躲开
吵吵嚷嚷的婚礼
一起，到黑海去
到夏威夷去，到伟大的尼斯去
和我，你这幽默的
不忠实的情人
一起，到海边去
到裸体的海边去
到属于诗人的咖啡色的海边去
在那里徘徊、接吻、留下
草帽、烟斗和随意的思考，
肯吗？你，我的玛格丽

和我一起，到一个热情的国度去
到一个可可树下的热带城市
一个停泊着金色商船的港湾
体会看到成群的猴子
站在遮阳伞下酗酒
坠着银耳环的水手
在夕光中眨动他们的长睫毛
你会被贪心的商人围住
得到他们的赞美
还会得到长满粉刺的桔子
呵，玛格丽，你没看那水中
正有无数黑女人
在像鳗鱼一样地游动呢！
跟我走吧
玛格丽，让我们
走向阿拉伯美妙的第一千零一夜
走向波斯湾色调斑斓的傍晚
粉红皮肤的异国老人
在用浓郁的葡萄酒饲养孔雀
皮肤油亮的戏蛇人
在加尔各答蛇林吹奏木管
我们会寻找到印度的月亮宝石

会走进一座宫殿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在象背上，神话般移动向前.....

B

呵，高贵的玛格丽
无知的玛格丽
和我一起，到中国的乡下去
到和平的贫寒的乡下去
去看看那些
诚实的古老的人民
那些麻木的不幸的农民
农民，亲爱的
你知道农民吗
那些在太阳和命运照耀下

苦难的儿子们
在他们黑色的迷信的小屋里
慷慨地活过许多年
去那里看看吧
忧郁的玛格丽
诗人玛格丽
我愿你永远记得
那幅痛苦的画面
那块无辜的土地：
麻脸的妻子在祭设感恩节
为孩子洗澡，烤热烘烘的圣糕
默默地举行过乡下的仪式
就开始了劳动人民
悲惨的圣洁的晚餐.....
1974

温柔的部分

中国·韩东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
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
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
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
至少我不那么无知
我知道粮食的由来
你看我怎样把清贫的日子过到底
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
而早出晚归的习惯
捡起来还会象锄头那样顺手
只是我再也不能收获些什么
不能重复其中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
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

论自由

黎巴嫩·纪伯伦

于是一个辩士说，先知请给我们谈自由。

他回答说：

在城门边，在炉火光前，我曾看见你们俯伏敬拜自己的“自由”，
甚至于像那些囚奴，在诛戮他们的暴君之前卑屈，颂赞。

噫，在庙宇的林中，在城堡的影里，我曾看见你们中之最自由者，把自由像枷铐似地戴上。

我心里忧伤，因为只有那求自由的愿望也成了羁饰，你们再不以自由为标竿、为成就的时候，你们才是自由了。

当你们的白日不是没有牵挂，你们的黑夜也不是没有愿望与忧愁的时候，你们才是自由了。

不如说是当那些事物包围住你的生命，而你却能赤裸地无牵挂地超腾的时候，你们才是自由了。

但若不是在你们了解的晓光中，折断了缝结你们昼气的锁链，你们怎能超脱你们的白日和黑夜呢？

实话说，你们所谓的自由，就是最坚牢的锁链，虽然那链环闪烁在日光中炫耀了你们的眼目。

自由岂不是你们自身的碎片？你们愿意将它抛弃换得自由么？

假如那是你们所要废除的一条不公平的法律，那法律却是你们用自己的手写在自己的额上的。

你们虽烧毁你们的律书，倾全海的水来冲洗你们法官的额，也不能把它抹掉。

假如那是个你们所要废黜的暴君，先看他的建立在你心中的宝座是否毁坏。

因为一个暴君怎能辖制自由和自尊的人呢？除非他们自己的自由是专制的，他们的自尊是可羞的。

假如那是一种你们所要抛掷的牵挂，那牵挂是你自取的，不是别人勉强给你的。

假如那是一种你们所要消灭的恐怖，那恐怖的座位是在你的心中，而不在你所恐怖的人的手里。

真的，一切在你里面运行的事物，愿望与恐怖，憎恶与爱怜，追求与退避，都是永恒地互抱着。

这些事物在你里面运行，如同光明与黑影成对地胶粘着。

当黑影消灭的时候，遗留的光明又变成另一种光明的黑影。

这样，当你们的自由脱去他的镣铐的时候，他本身又变成更大的自由的镣铐了。

自由

法国·艾吕雅

在我的练习本上，
在我的书桌上，树木上，
沙上，雪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所有念过的篇页上，
在所有洁白的篇页上，
在石头、鲜血、白纸或焦炭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涂金的画像上，
在战士们的武器上，
在君主们的王冠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丛林上，沙漠上，
鸟巢上，花枝上，
在我童年的回音上，
我写你的名字；

黑夜的奇妙事物上，
白天的洁白面包上，
在和谐配合的四季里，
我写你的名字；

在我所见的几片蓝天上，
阳光照着发霉的水池上，
月光照着的活泼的湖面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田野间在地平线上，
在飞鸟的羽翼上，
在旋转的黑影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黎明的阵阵气息上，
在大海，在船舶上，
在狂风暴雨的高山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云的泡沫上，
在雷雨的汗水上，
在浓厚而乏味的雨点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闪烁的各种形体上，
在各种颜色的钟上，
在物质的真理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活泼的羊肠小道上，
在伸展到远方的大路上，
在群众拥挤的广场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光亮的灯上，
在熄灭的灯上，
在我的集合起来的房屋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我的房间和镜中所照的房间，
形成的对切开的果子上，
在空贝壳似的我的床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我那只温和而谄媚的狗身上，
在它的竖立的耳朵上，
在它的拙笨的爪子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跳板似的我的门上，
在家常的器物上，
在受人欢迎的熊熊的火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所有得到允许的肉体上，
在我朋友们的前额，
在每只伸过来的友谊之手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充满惊奇的眼睛上，
在小心翼翼的嘴唇上，
高高在上的寂静中，
我写你的名字；

在被摧毁了的隐身处，
在倒塌了的灯塔上，
在我的无聊厌倦的墙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并非自愿的别离中，
在赤裸裸的寂寞中，
在死亡的阶梯上，
我写你的名字；

在重新恢复的健康上，
在已经消除的危险上，
在没有记忆的希望上，
我写你的名字；

由于一个字的力量，
我重新开始生活，
我活在世上是为了认识你，
为了叫你的名字：

自由。

（罗大冈 译）

四、存在与永恒

秋天的祈祷

日本·高村光太郎（1883—1956）

秋天在天空嘹亮地歌唱，
天空一片蔚蓝，鸟儿在飞翔，
心灵在呼喊，
清泉流过心头，
心儿睁开了双眼，
我变成了纯真的儿童。
纷繁庞杂的过去摆在我的眼前，
给我的血管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我沐浴着秋日的阳光，
静静地凝视着这一切，
不由得为世上的万物而祝福；
我激动地回想，眺望我一生的路程，
兴奋地做起了祈祷。
我不会祈祷的话语，
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我迎着秋光，
看树叶飘落，
看野兽欢腾奔跑，
看流动的云彩和被风吹动的庭草。
我看到这些因果历历的法则，
心中深感大自然恩泽，
又觉得有无限的职责，
忍不住跪倒在欢欣、寂寞与恐惧的面前。
我不会祈祷的话语，
只是仰首望着苍空。
天空一片蔚蓝，
秋天在天空嘹亮地歌唱。

1914 年

卞立强 译

当你用温柔的手

瑞典·拉格克维斯特

当你用温柔的手
合上我的眼睛
我的周围都是光明
象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国度
你想把我淹没在黄昏中
而一切变得光明！
你所赠与我的一切
都是光明，仅是光明。

北岛 译

瞬间

俄·吉皮乌斯（1869—1945）

透过窗户，展露出明净的高空，
傍晚的蓝天一片寂静，万里无云
我孤独的心田幸福地哭泣，
只因为天空这般美丽迷人。

燃烧着黑暗之前的寂静的光彩
从光芒中婷婷走来我的欢乐。
这会儿世界上一片空白。
世界上唯有上帝、天空和我。

吴迪 译

无力

俄·吉皮乌斯（1869—1945）

我贪婪的眼睛望着大海，
我的脚却紧紧地锁在大地上……
我站在悬崖之巅，天空之上，
却不能就此向蓝天飞去。

不知该反抗还是该屈从，
缺乏死的勇气和活的勇气
离上帝很近却不能祈祷，
想爱，却没有爱的能力。

向太阳，我向太阳把手伸出，
我看见苍白的云织成帐幕……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真理，——
却不知用什么词句把它说出。

飞白 译

和你一起穿越世界的沙漠……

安德雷森（1919—）

为了和你一起穿越世界的沙漠
为了和你一起面对死亡的恐吓
为了看到真理而忘记胆怯
我伴随着你的脚步行进

我为你放弃了我的王国和秘密
飞逝的夜晚和静谧
圆润的珍珠及其光泽
镜子，形象和我的生活
我放弃了天堂里的花园

外面白昼酷烈，光无遮拦
从镜中却见我一丝不挂
时光在向荒原发出呼唤

因此你用表情为我穿好衣裳
我学会了在生活中抵御风浪。

丁文林 译

在上帝手中

葡萄牙·肯塔尔

在上帝手中，在他的右手上，
我的心得到彻底安歇。
幻想的宫殿已空空荡荡，
我沿狭窄的阶梯拾级而下。

如同必然开败的花朵，用来美化
儿童般的无知，却终将枯萎，
短暂而并不完美的形体
使理想和激情销声匿迹。

像婴儿，微笑得那么空蒙，
被母亲紧紧抱在怀中
穿行在黑暗的生命旅程。

森林、海洋、大漠黄河……
获得自由的心，你入睡吧，
在上帝的手中永远地安歇！

丁文林 译

世界末日

拉斯克·许勒(1869-1945)

世界上传来痛哭之声，
好像上帝已经死亡，
铅一般的影子落下来，
沉重地压着，像坟墓一样。
来我们紧靠著躲在一起，
生命，在一切人的心里，
就像躺在棺柩里。
你！我们来深深地亲吻 -
一种憧憬在叩着世界之门，
我们总得因这个世界丧生。

钱春绮译

虔诚

比利时·凡尔哈伦(1855-1916)

冬夜举起纯洁的圣杯祝福上苍。

我也举起我的心，我的黑暗的心，
主啊，我的心！我的心！向着你的无边子虚，
不过我知道你凡事守口如瓶，
我知道万物皆空此心正死，一片乌有；
我知道你即谎言而我却对你喃喃祈祷，
我跪下双膝；我知道你把双手合上，
你闭上双眼无视失望在呼嚎，
我知道我，只有我，在痴心妄想；
宽恕我吧，主啊，原谅我实在疯狂。
向着你的沉默我要为我的不幸大哭一场！.....

冬夜举起纯洁的圣杯祝福上苍。

1888 年

杨松河 译

失眠

西班牙·阿隆索（1898- ？）

马德里是一个有着一百多万个尸体的城市（根据最近的统计）。
有时候我晚上辗转反侧就落进了这个洞窟，在里面我已经腐烂了四十五年，
一个个漫长的钟点里我听着狂风的呼啸，像犬的吠叫，或者月充光芒的轻柔涌流。
一个个漫长的钟点里我像狂风一样呼啸，怒犬一样吠叫，老黄牛温热乳房的奶汁一样涌流。
一个个漫长的钟点里我责问上帝，责问他为什么让我的灵魂慢慢地腐烂，
为什么让马德里这个城市里有一百多万个尸体腐烂，
为什么让世界上有千万百万个尸体在慢慢地腐烂。
对我说，你想用我们的遗骸给哪个园子施肥？
难道你不怕白天的巨大蔷薇树丛
以及你那夜晚的凄凉致命的白荷，把你吸干？

王央乐 译

枪

菲律宾·和权

砰！雁落下来
砰！鹿倒下来
砰！人躺下来

山坡，野地
街道，巷子
卡擦卡擦
举枪的人
什么都看得见
就是不会发现
瞄准镜里
那具赫然的
十字架

忏悔在展开

希腊·埃利蒂斯（1911 - ）

所有的松树都指向午夜
所有的手指
都向着静寂
在梦的敞开的窗户外
缓缓地、缓缓地
忏悔在展开
并且，像纯正的颜色，向星星偏离！

李野光 译

圣歌

巴西·拉莫斯

当藤忍冬在篱笆上湿透
天空的风把最后的鸟儿驱走，

当浓密的大雾蒙住我的双眼，
黄昏中有女儿的声音，妻子的光艳

当忧郁的权杖把我的前额弄伤，

主啊！我的生命不能枉然虚度；
但是，在城市的广场上，我听凭软弱的思想
窃窃私语；
或在原野上，我在那儿种出繁茂的绿树，
能够站在那里，像一个潮流中的浪子，
歌赞宽厚仁慈那爱抚的羽翼。

立于山脚下
我的肩头落着雄鹰，
给我力量吧，我的上帝，让我找到和平
给我力量吧，白云之心，
让我化作白色石头，忘掉一切事情；
给我力量吧，啊美丽的春，啊金秋的手
让我在你名字的瀑布前滋润双唇。

醋的泡沫慢慢缓解着焦渴；
把杯子和苦汁从我嘴边移走
你的光辉在我身上散落，
啊国王，让我开始梦想永恒；
用你赐与我的披风遮身
我可以在无形的圣像边安睡，
而对时刻存在的侮辱，我决不把理智丧失。

丁文林 译

河岸边的一位老人

希腊·赛弗里斯

然而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要怎样前行。
去感受是不够的，思索和运动是不够的
让你的身躯面对旧枪眼射击的危险也是不够的，
当熔化的铅和滚烫的油滴滴墙壁。

然而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要朝何方前行，
这不象我们的痛苦会有的或是我们饥饿的孩子们会有的方向；
这也不象由临时医院里动手术的勇士的枕上，
带蓝色的光的闪烁而引起的窃窃私语所指示的方向；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也许我要说——是象源于禁锢在非洲深处的大湖的那条河
他曾是一个神，后来变成一条大道，一个施舍礼物的人，一名审判官和一片三角洲；
它永远是不同的，就象古代的学者们所教诲的，
然而永远是同一身躯，同一地层，同一神迹，同一方向。

我只想说一说，只想得到这一恩赐。
因为我们甚至让我们的歌都承受了太多的音乐以致于它正慢慢沉没
因为我们让我们的艺术得到了太多的修饰以致于镀金的话以吞噬了它的真容
该是说几句我们自己话的时候了，因为明天我们的灵魂将出航。

如果痛苦是人类注定的命运，我们不是让人们仅仅去忍受
那就是为什么我这些日子时常在那大河边
思索着这含义，行进在草丛中间
行进在动物中间，他们吞吃嫩草解渴，行进在播洒种子与收割谷物的人们中间

甚至行进在气势宏伟的墓穴与简陋的死者葬地中间。
这河畅游着，与人们的血液相差无几
与人们的眼睛相差无几，当他们朝前看，心中没有恐惧，
没有平时对生活琐事，甚至重大事情的忧虑；
当他们朝前看，象习惯于依靠星星辨别方向的旅行者，
而不象我们，前几日曾凝视有一所沉睡的阿拉伯人房子的紧闭的花园，
那凄凉的小花园在窗格后面变化形状，变大变小，
而我们望着，我们也变化我们的欲望和心的形状，
正午烈日下的我们，一个属于放逐我们和塑造我们的世界的坚韧的面团，
限于一个得以装饰的生命的网内，那生命曾一度是实在的，后来变成尘埃沉没于沙地
仅遗下使我们感到头晕目眩的一棵高高棕榈树的微微晃动。（郭惠民 译）

不存在的国土

瑞典·索德格朗

我渴望那不存在的国土，
因为我对恳求存在的一切感到厌倦。
月亮用音色的古老文字对我讲起
那不存在的国土。
在那里我们一切愿望得到奇妙的满足，
在那里我们所有的枷锁纷纷脱落，
在那里我们流血的额头冰凉下来
在月光的露水中。
我的生命有过高烧的幻觉。
而有一件事被我发现，有一件事为我所得——
通向那不存在的国土之路。
在那不存在的国土里
我的爱人戴着闪烁的王冠散步。
我的爱人是谁？夜沉沉
星星颤抖着回答。
我的爱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苍穹越来越高
而一个淹没在茫茫雾中的人类的孩子
不知道回答。
可是一个人类的孩子除了肯定没有别的。
它伸出的手臂比整个天空更蓝更高。
在那里出现回答：我为你所爱，永远如此。

北岛 译

怜悯

意大利·翁加雷蒂 (1888-1970)

—

我是一个受伤的人。
我想走开
最后再回来。
怜悯啊，在那儿
可以听到孤独者的声息。
我有的只是骄傲
和一颗善良的心。
我感到自己在群众之间
象一个被放逐的人。
可是我为他们而痛苦。
我不是应当清醒过来吗？
我替沉默加上了许多名称。
我的心不是已经成了碎片
沦为文字的奴隶？
我统治着幽灵。
哎，干枯的树叶，
灵魂，一会儿在这儿，
一会儿在那儿……
不，我听到风儿和它的声音
是古老的野兽的声音。
上帝啊，向你祈求那些人，
难道除了你的名字，他们一无所知？
你把我屏弃于生活之外。
你也能屏弃我于死亡之外吗？
也许人类连希望也不值得怀有。
忏悔的源泉也干涸了吗？
如果罪恶不再能导致纯洁，
罪恶又有什么用呢？
肉体几乎已记不起

它曾一度很强健。
灵魂是疯狂的，未能再生。
上帝啊，看看我们的弱点吧。
我们希望有一个必然性。
你连笑也不再笑我们吗？
那么为我们哭泣吧：残酷。
我只能置身于
欲望的牢笼里，没有爱。
给我们看看正义的征兆吧。
你的法则是什么？
轰毁我可怜的情感吧，
把我从焦灼不安中解救出来。
我已倦于无声的叫喊。

四

人，单调的宇宙，
认为他不断为自己带来了财富
从他害热病的两只手里
流出的只是无尽的局限。
他那蜘蛛的细丝
把他与空间相连，
他除了自己的叫喊外
什么都不怕，什么也不诱惑。
他掘起坟墓
弥补自己的损耗。
但想到你，永恒的存在啊，
他什么话也没有，
只有亵渎。

钱鸿嘉 译

祈神二章

中国·穆旦

1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不是这里或那里的茁生
也不是时间能够占领或者放弃的，

如果我们能够给出我们的爱情
不是射在物质和物资间把它自己消损，
如果我们能够洗涤
我们小小的恐惧我们的惶惑和暗影
放在大的光明中，

如果我们能够挣脱
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
迎接他——
如果我们能够尝到
不是一层甜皮下的经验的苦心，

他是静止的生出动乱，
他是众力的一端生出他的违反。

○他给安排的歧路和错杂！
为了我们倦了以后渴求
原来的地方。
他是这样的喜爱我们
他让我们分离
他给我们一点权利等它自己变灰。
○他正等着我们以损耗的全热
投回他慈爱的胸怀。

2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的童年所不意拥有的
而后远离了，却又是成年一切的辛劳
同所寻求失败的，

如果人世各样的尊贵和华丽
不过是我们片面的窥见所赋予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在欢笑后面的哭泣哭泣后面的
最后一层欢笑里，

在虚假的真实底下
那真实的灵活的源泉，
如果我们不是自禁于
我们费力与半真理的密约里
期望那达不到的圆满的结合，

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道路
在这路的前面有一个目标
这条道路引导我们又隔离我们
走向那个目标，
在我们黑暗的孤独里有一线微光
这一线微光使我们留恋黑暗
这一线微光给我们幻象的骚扰
在黎明确定我们的虚无以前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1943年3月

讯 问

中国·海子

在青麦地上跑着
雪和太阳的光芒

诗人 你无力偿还
麦地和光芒的情义
一种愿望
一种善良
你无力偿还

你无力偿还
一颗放射光芒的星辰
在你头顶寂寞燃烧

答 复

中国·海子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暖 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啊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礼物

中国·鲁西西

每天早晨，当我醒来，
都听见有个声音对我说：把手伸出来。
太阳光满满地，落在我手上。
一阵轻风紧随，把我的手臂当柳树枝。
还有那眼不能见，手摸不着的，
你都当礼物送给我。
我接受的样子多么温柔啊！

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

法·雅姆（1868 - 1938）

天主啊，既然世界这么好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既然集市上膝头沉沉的老马
和垂着脑袋的牛群温柔地走着：
祝福乡村和它的全体居民吧。
你知道在闪光的树林和奔泻的激流之间，
一直延伸到蓝色地平线的，
是麦子，玉米和弯弯的葡萄树。
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
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
而树叶们歌唱着在林子里摇晃
感觉到它们的汁液迎着欢快明亮的太阳。
天主啊，既然我的心，鼓胀如花串，
想迸发出爱又充盈痛苦：
如果这是有益的，我的天主，让我的心痛苦吧
但是，在山坡上，纯洁的葡萄园
在你的全能下温柔地成熟
把我没能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

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
在马车、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
互相亲吻，腰贴着腰。
愿乡村的好狗，在小旅馆的角落里，
找到一盆好汤，睡在荫凉处，
愿慢吞吞的一长溜山羊群
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
天主啊，忽略我吧，如果你想……
但是……谢谢……因为我听见，在善的天空下
这些将死在这只笼子里的鸟，
欢快地唱着，我的天主，就像一阵骤雨。
树才 译

许贝利翁的命运之歌

德·荷尔德林（1770～1843）

你们徘徊在神秘的光中
在丰收的大地上
充盈着欢欣的天才啊
微风神圣地闪烁
轻轻地触动你们
就象艺术家的手指
拨动了圣洁的琴弦

在命运之先
在熟睡中滋生 呼吸着不朽
圣洁地保存一切
在新芽之中
而精神永远盛开 灿烂
啊 这些满是欢欣的眼睛
静寂地观照着
永恒的澄明

但是我们却失去了
栖息的家园
人性的崇高
盲目地一点点沉沦 消失
就象撞落在悬崖上的浪花
又无知地扑向另一个悬崖
年复一年 没有目的

（宋非译）

人，诗意的栖居

德·荷尔德林（1770～1843）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的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点起你的信号灯吧”

印度·泰戈尔

2 5

点起你的信号灯吧，父亲，为我们这些漂泊得离你远了的人。
我们的居所是在废墟中被恐怖的渐压下来的阴影所崇扰。
我们的心在绝望的重担下下沉，当每个荣辱嘲弄我们的人格，使我们匍伏在尘土里的时候，
我们羞辱了你。
因为这样就亵渎了你所付予我们——你的儿女的庄严，
因为这样我们就吹熄了我们的灯，在我们卑鄙的恐惧中，就仿佛这孤独的世界是盲目而且
是没有神明的。

祈祷

印度·泰戈尔（1861—1941）

4 3

让我祖国的地和水，空气和果实甜美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家庭和市廛，森林和田野充盈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应许和希望，行为和言语真实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儿女们的生活和心灵合一起来，我的上帝。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

20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